

下
道德
陰有註

四侯道情
多雨情声

徐靈胎醫書三十二種

序

小道之中切於民生日用者醫卜二端而已卜者最不可憑而可憑醫者最可憑而不可憑者也蓋卜之為道布策開兆毫無依據而萬事萬物之隱微變態既欲先知洞察此最不可憑者也然驗者應若桴鼓不驗者背若冰炭愚夫愚婦皆能辨其技之工拙也若醫之為道辨症定方彰彰可攷薑桂入口即熟芩連下咽知寒巴黃必瀉參朮必補莫不顯然但病無即愈以死生之理證有假熱假寒之異上下殊方六經異治先後無容顛越輕重不得倒施愈期有久暫之數傳變有淺深之別或藥不中病反有小效或治依正法竟無近功有效後而加病者有無效未病漸除者有藥本無誤病適易劇即歸咎於藥者有藥本大誤其害未發反歸功於藥者病家者不知也醫者亦不知也因而聚訟紛紜遂至亂投葯石誰殺之誰生之竟無

一定之論此最無憑者也事既無憑則技之良賤何由而定曰有之世故孰形狀偉剽說多時命通見機便捷交游推獎則為名醫殺人而人不知也知之亦不怨也反之者則為庸醫有功則曰偶中有咎則盡歸之故醫道不可憑而醫之良賤更不可憑也若趙養葵醫貫之盛行於世則非趙氏之力所能為此也晚邨呂氏負一時之盛名當世信其學術而并信其醫彼以為是誰敢曰非况祇記數方遂傳絕學藝極高而功極易效極速而名極美有不風行天下者耶如是而殺人之術遂無底止矣嗚呼為盜之害有盡而賞盜之害無盡為盜不過一身誅之則人盡知懲賞盜則教天下之人胥為盜也禍寧有窮哉余念民命之所關甚大因擇其反經背道之尤者力為辨析名之曰醫貫砭以請正於明理之君子冀相與共弭其禍雖甚不便於崇信醫貫之人或遭謗黷亦所不惜也

乾隆六年二月既望洄溪徐大椿題

吳江徐靈胎洵溪著

十二官論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則下安。主明二字緊頂上文。主字以此養生則壽。死世不殆。以下文何得云別有一主。以此養生則壽。死世不殆。以為天下大昌。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以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至道在微。變化無窮。孰知其原。窘乎哉。消者。瞿瞿。孰知其要。閔閔之當。孰者為良。恍惚之數。生於毫釐。毫釐之數。起於度量。千之萬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此書專為八味六味而作。欲表章經文。並無其說。只有心主之官一語。入是斷斷不可用。二方者。只得將命門二字增入。然後二方可為十二官之主。藥其作為之心。如此。玩內經註文。即以心為主。愚謂人身別有一主。非心也。此開口即謂內經之根。謂之心主之官。當與十二官平等。不得獨尊心之官為主。若以心之官為主。則下文主不明。則十二官危。當云十一官矣。此理甚明。何註經者味此耶。明明說君主則極尊之稱也。何以不得尊之。其曰十二官危者。蓋主不明。則心亦自病也。若曰十一官則主不明之病。反不在內。於義為不備矣。蓋此一主者。氣血之根。生死之關。十二經之網維也。

或問。心既非主。而君主又是一身之要。然則主果何物耶。何形耶。何處安頓耶。余曰。悉乎問也。若有物可指。有形可見。人皆得而知之矣。惟其無形與無物也。故自古聖賢。因心立論。而卒不能直指其實。因心立說。心不是說命門也。據爾言。則從古聖賢當以命門立論矣。孔門之一貫。上紹精一。執中之統。惟曾子子貢得其傳。而二子俱以心悟。

而非言傳也。設以言傳當時門人之所共聞。不應復有何謂之問也。後來子思衍其傳。而作中庸。天命之

性。以中為大本。而終於無聲無臭。蓋子說不動心有道。而根於浩然之氣。而又曰難言也。人因外感內傷

木金石之藥補之瀉之寒之熱之以調其氣此乃極平常之理偏要說到四書六經談性命道等語與疾病何涉。即內經所云。司天運氣。義極精微。亦不過指六淫之氣感。人耳何嘗大言欺人耶。老氏

道經德云。谷神不死。是曰玄牝。玄牝之門。造化之根。又曰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佛氏心經云。空中無色。無

受想形色。無眼耳鼻舌身意。又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夫一也。中也。性也。浩然也。玄牝也。空中也。皆虛名

也不得已。而強名之也。立言之士。皆可以虛名著論。至於行醫濟世。將以何味的為君主之藥。而可以綱

維一身之疾病耶。此段乃其邪說之所從出。其云一貫大本難言萬法歸一。皆昧指命門為言。則古聖賢

大本難言萬法歸一。道統之傳。並與心上毫無干涉。祇是傳此腎中命門之誤。而八味六味二方。乃是一貫極而粗通文理之人。觀之。不但不怪。且以此人為真知孔孟之學者。亦大可怪矣。

腎有二精所舍也。生於脊脊十四椎下。兩旁各一寸五分。形如豇豆。相並而曲附於脊外。有黃脂包裹。裏

白外黑。各有帶二條。上條係於心包。下條過屏翳穴。後趨脊骨。兩腎俱屬水。但一邊屬陰。一邊屬陽。越人

謂左為腎。右為命門。非也。命門即在兩腎各一寸五分之間。此本舊說。然亦影響杜撰。當一身之中。易所

謂一陽陷於二陰之中。內經云。七節之旁。有小心是也。名曰命門。是謂真君主。內經何不言命門。乃一身

之太極無形可見。既云小心。兩腎之中。是其安宅也。按內經並無命門之說。惟靈樞根結云。太陽篇根起

目也。素問陰陽雜論云。太陽根於至陰。結於命門。王啟玄註云。命門者。藏精光熱之說。則兩目也。經文所指命門。皆以目言。蓋以目為五臟六腑精氣所注。故曰命門。又門者。出入開闔之地。目之精光。內照外

照。而啟閉隨時。於門字義。亦不合。若腎其右旁有一小竅。即三焦。內經明云。上焦如霧。中焦如沤。下

中一點真陽。而謂之門。義亦不合。若腎其右旁有一小竅。即三焦。內經明云。上焦如霧。中焦如沤。下

是其臣使之官。引過今乃以三焦為命門。臣使之官。何顛倒如此。稟命而行。周流於五臟六腑之間。而

不息。名曰相火相者。言如天君無為而治。宰相代天行化。此先天無形之火。與後天有形之火不同。決清

如何代天行事。且命門其左旁有一小竅。乃真陰真水氣也。亦無形。乃對假而言。以三焦及此竅為真火。而指為天君。尤為支離。

真水將心火腎水為假火假水即上行夾脊至腦中為髓海。泌其精液注之於脈以榮四末。真陰之氣所

且前竅名三焦此竅又名何物耶。必內注五臟六腑以應刻數亦隨相火潛行周身與兩腎所主後天有形之火不同。必

精液且何以見得。必從髓海中到四末。內注五臟六腑以應刻數亦隨相火潛行周身與兩腎所主後天有形之火不同。必

精液且何以見得。必從髓海中到四末。內注五臟六腑以應刻數亦隨相火潛行周身與兩腎所主後天有形之火不同。必

精液且何以見得。必從髓海中到四末。內注五臟六腑以應刻數亦隨相火潛行周身與兩腎所主後天有形之火不同。必

精液且何以見得。必從髓海中到四末。內注五臟六腑以應刻數亦隨相火潛行周身與兩腎所主後天有形之火不同。必

精液且何以見得。必從髓海中到四末。內注五臟六腑以應刻數亦隨相火潛行周身與兩腎所主後天有形之火不同。必

精液且何以見得。必從髓海中到四末。內注五臟六腑以應刻數亦隨相火潛行周身與兩腎所主後天有形之火不同。必

精液且何以見得。必從髓海中到四末。內注五臟六腑以應刻數亦隨相火潛行周身與兩腎所主後天有形之火不同。必

精液且何以見得。必從髓海中到四末。內注五臟六腑以應刻數亦隨相火潛行周身與兩腎所主後天有形之火不同。必

精液且何以見得。必從髓海中到四末。內注五臟六腑以應刻數亦隨相火潛行周身與兩腎所主後天有形之火不同。必

精液且何以見得。必從髓海中到四末。內注五臟六腑以應刻數亦隨相火潛行周身與兩腎所主後天有形之火不同。必

精液且何以見得。必從髓海中到四末。內注五臟六腑以應刻數亦隨相火潛行周身與兩腎所主後天有形之火不同。必

精液且何以見得。必從髓海中到四末。內注五臟六腑以應刻數亦隨相火潛行周身與兩腎所主後天有形之火不同。必

精液且何以見得。必從髓海中到四末。內注五臟六腑以應刻數亦隨相火潛行周身與兩腎所主後天有形之火不同。必

水中之火相依而永不相離也。永不相離何以。火之有餘。緣真水之不足也。毫不敢去。火只補水以配。火壯水之主以鎮陽光。不足之論。邪說害地。步若心。亦如此。所謂作偽心勞也。水之不足。因見水之有餘也。水有餘之病。不知是何形。象若是虛寒。人等証。不謂水之有餘。亦心勞也。水之不足。因見水之有餘也。是謂陰翳。所謂原與主者。皆屬先天無形之妙。非曰心為火。而其原在肝。腎為水。而其主屬肺。蓋心脾

腎肝肺。皆後天有形之物也。須以無形之火配無形之水。直探其君主之穴。宅而求之。是謂同氣相求。不理不。斯易以入也。所謂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也。若夫風寒暑濕燥火六者。入於人身。以客氣也。非主氣也。主氣固。客氣不能入。六淫未入之先。專用一補。服八味。六味。無甚害。若六淫既感。邪已傷。正仍一概用。二方氣體如何。而後製方。則非補主氣。反補邪氣。矣。能不殺人耶。且無病之人。亦何必服藥。既服藥。則必視人之亦何得專用二方也。今之談醫者。徒知客者除之。漫不加意於主氣。何哉。縱有言固主氣者。專以脾胃為一身之主焉。知坤土是離火所生。而艮土又屬坎水所生耶。命門既在太極。何以又屬坎。若以坎論。則坎

明乎此。不特醫學之淵源有自。聖賢道統之傳亦自此不昧。將命門為道。統言又屬心。仍不關乎命門矣。德也。養吾火。大學云。在明明火。豈不絕倒乎。玄牝也。空中也。太極也。同此一火而已。太極是一團。為取賢為仙為佛。不過克全此火而歸之耳。小子之一論。闡千古之未明。見者慎勿以為迂。全此火。即不能聖賢真乃千古之秘論。宜其自稱為闡千古之未明也。此篇之論。專為盡天下之病。皆用全此火。即不能聖賢。釋道三教之合一。以見八味之不可不用此等亂道無一字連貫。稍通文理之人。見之宜無不知。其講出。俾即使其醫道。果精見此等議論。亦不并其醫道而疑之。乃世之號為通文理者。讀之反以為真。不知其性命。理因此益信其醫學之精。而八味竟不但為治病之藥。實性命之所係。一日不可廢者。嗚呼。吾憐趙氏。者其惡更勝趙氏百倍也。

陽火 金 一太極圖中之白圈相傳無二。蓋陰陽未判。謂之太極。今於白圈之中。見有黑白二點。為

陰水 木 小則古聖之無忘憚至於此極乎。來則易中該云。易有兩儀。是生太極矣。太極圖可改。

以言道恐心外之道非至道也余曰仔細玩經文自得之矣經曰神明出焉則所係亦重矣宣為無用哉
蓋不觀之朝廷乎皇極殿是王者向明出治之所也乾清宮是王者向晦晏息之所也指皇極殿而即謂
之君身可乎蓋元陽君主之所以為應事接物之用者皆從心上起經綸故以心為主至於樓真養息而
為生生造化之根者獨藏於兩腎之中故尤重於腎其實非腎而亦非心也云元陽為君身是皇極殿
殿則不在乾清宮在乾清宮則不在皇極殿其理甚影然則元陽到心則有心火而無腎火到腎則有腎
火而無心火有主火之時腎惟一團陰氣有腎火之時心與命門皆空蕩蕩之物向也以前命門為真
乃應口亂道非其人有失心之疾者斷不至如此猖狂也晚村批云此段語甚活大抵呂氏之心先死也
呂氏評曰自許學士開補脾不如補腎之理薛院使因之用八味六味通治各病通治各病何物而可通治
耶趙氏又從薛氏發明其要一歸之命門一歸之八味益火二字乃全書之宗旨也其提關快當親切處
有前此所未及者真立齋之功臣矣蘇氏所謂其父殺人報仇其顧病機傳變轉輾相因治法逆從淺深
異用趙氏所言皆窮源返本之論撥亂救弊功用甚大若一病之本原各病之偏弊然以之
治敗證則神效一敗證亦有補瀉寒熱虛實上下之不同若一病之方則正大亂之道矣
無偏遂欲執其一說而盡廢諸法亦不可行也學者識其指歸以明生化斡旋之機又當詳考古今立法
相因異用之故斯為十全若徒喜其直捷簡易以為高則鹵莽滅裂夫枉無窮亦非趙氏所以濟世之心
也此人直是欺世亦何嘗有濟世之心且彼亦並不料世之盡為所欺至於如此之貽害量彼亦深悔於九原也

陰陽論

陰陽之理變化無窮不可盡述姑舉其要者言之夫言陰陽者或指天地或指氣血或指乾坤此對待之
理其實陽統乎陰天包乎地血隨乎氣故聖人作易於乾則曰大哉乾元乃統天於坤則曰至哉乾元乃
順承天古人善體易義治血必先理氣血脫益氣故有補血不用四物湯之論四物湯本為補血而設謂

不可如血虛發熱立補血湯一方以黃耆一兩為君當歸四錢為臣氣藥多而無藥少使陽生陰長又如失

血暴甚欲絕者以獨參湯一兩頓煎服純用氣藥斯時也有形之血不能速生幾微之氣所當急固使無

形生出有形以填之生之非謂一時之氣即能生血也即氣固之藥以固之使不全脫然後漸用補血之品

專補蓋陰陽之要原根於無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忽引老子語甚後仍當大補其血而以氣藥佐之亦非

益哉聖人裁成天地之化輔相天地之宜每過扶陽抑陰之微權方復而先憂七日之來未濟而預有衣

袂之備血脫之後已陰大虧尚欲抑之必使全無陰而後已耶且既欲抑之何必補氣以生之蓋扶

引證皆陽抑陰又思義非補氣不補血之謂若云聖人扶氣抑血而將死此何語耶總之必補氣以生之蓋扶

無足責所恨者崇信之亂耳防未然而治未病也便欲仿其血太感而成他病耶神農嘗藥按陰陽

而分寒熱溫涼辛甘酸苦鹹之辨凡辛甘者屬陽溫熱者屬陽寒涼者屬陰酸苦者屬陰陽主生陰主殺

司命者欲人遠殺而就生甘溫者用之辛熱者用之使其躋乎春風生長之域一應苦寒者俱不用神農

上品藥中寒熱相半內經論司氣勝復宜寒宜熱亦相半愚古以來所傳養生方中寒熱溫涼亦間雜互

用此有目所共見乃散肆然曰一應苦寒不用此真喪心之語據所云則神農本草宜只載溫熱諸品

其論俱編入毒藥條內禁之不可也要之服藥原足治病無病本不必服藥內經云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

菜為充毒藥攻邪凡藥用之不當而或太過皆有毒故古人謂人參甘草皆能殺人惟六淫七情有偏勝

則以藥救之且內經云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溫者清之清者溫之人參甘草皆能殺人惟六淫七情有偏勝

何等明白乃不問病之何因而一概禁藥用熱能不一般其五耶不特苦寒不用至於涼者亦少用蓋涼

者秋氣也萬物逢秋氣不長矣非藉以生長氣血也天上地下陰陽之定位然地之氣每交於上天之氣每交於下故地天為泰天地為否聖人參贊天地有

轉否為泰之道如陽氣下陷者用味薄氣輕之品若柴胡升麻之類舉而揚之使地道左旋而升於九天

之上陰氣不降者用感秋氣肅殺而生若瞿麥扁蓄之類抑而降之使天道右旋而入于九地之下此東

垣補中益氣湯萬世無窮之利不必降也升清濁自降矣動筆使自相背認族乃反地天為泰天地陰否則

反春為否也據云瞿麥扁蓄降濁降陰於九天之下又云不必降也升清而濁自降矣乃反地天為泰天地陰否則

以大言欺人全不思其中義理所以如此須知轉否為泰何等關係而僅以升柴瞿扁當之本無是理且

補中益氣湯不過因胃陽因濕下陷以此提出陽分耳不必著此大話頭也

年月日時皆當各分陰陽此其大略也獨甲子運氣內經雖備言之往往不驗當時大撓作甲子即以本年本月日本時為始統紀其數如此未必直推至上古甲子年月日時為元也將千古聖人不斷定指為無稽之談爾知上古甲子確是何年何月大撓且不足憑誰為可憑者耶小人之無忌憚固不足責讀者見此等荒唐而不駭亦有傷心之疾者也內經特明氣運有如許之

異民病亦有如許之別如此讀內經者不可執泥譬如大明統歷選擇已定竟將千古陰陽家言及選擇覺痛扶細思之不可信乎不可信乎能不啞然失笑也

陽一而實陰二而虛蓋陰之二從陽一所分故曰東全體月有盈虧人之初生純陽無陰賴其母厥陰乳

哺而陰始生如此說則小兒止有命門並無左腎直持乳哺足方生出左腎來蓋純陽無陰者謂小兒正全無陰氣也當發生之時乘初陽之氣生無極旺猶如四時之春陽氣方張不必更助其陽非謂其體中

陰止供三十年之受用可見陽常有餘陰常不足前段要扶陽抑陰此處又要沉縱欲者多節欲者少故

自幼至老補陰之功一日不可缺此陰字指陰精而言不是泛言陰血今之四物湯補陰者誤也補血亦用何必以不可補蓋補陰補血補精確是三項事補陰不專指精血而言而精血則皆屬陰也此段議論專要放出六味來所以作此地步

蓋觀之天地間日為火之精故氣隨之月為水之精故潮隨之然此陰陽水火又同出一根朝朝稟行夜

夜復命周流而不息相偶而不離惟其同出一根而不相離也故陰陽又各互為其根陽根於陰陰根於

陽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從陽而引陰從陰而引陽各求其屬而窮其根也世人但知氣血

為陰陽而不知水火為陰陽之根能知水火為陰陽而誤認心腎為水火之真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試觀之天上金木水火土五星見在而日月二曜所以照臨於天地間者非真陰真陽乎內經之論陰陽極為明白

試觀之天上金木水火土五星見在而日月二曜所以照臨於天地間者非真陰真陽乎內經之論陰陽極為明白

試觀之天上金木水火土五星見在而日月二曜所以照臨於天地間者非真陰真陽乎內經之論陰陽極為明白

試觀之天上金木水火土五星見在而日月二曜所以照臨於天地間者非真陰真陽乎內經之論陰陽極為明白

試觀之天上金木水火土五星見在而日月二曜所以照臨於天地間者非真陰真陽乎內經之論陰陽極為明白

試觀之天上金木水火土五星見在而日月二曜所以照臨於天地間者非真陰真陽乎內經之論陰陽極為明白

試觀之天上金木水火土五星見在而日月二曜所以照臨於天地間者非真陰真陽乎內經之論陰陽極為明白

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又曰陽化氣陰成形又曰水為陰火為陽又曰陰病陽勝則陽勝則陰病又曰陰在內陽在外陰之左陽之右者陰陽之道也水大者陰陽之微兆也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故曰陰在五臟各有陰陽惟腎有兩則左屬水而為陰右屬火而為陽人之元氣藏於腎中腎之源太極等語其說愈微愈鄙荒唐意在欺世實自欺耳人身心肝脾肺腎五行成真假無形有根源太極等語其說愈微愈鄙荒唐意在欺世實自欺耳

具存而所以運行五臟六腑之間者何物乎有無形之相火行陽二十五度無形之腎水行陰亦二十五度行陽行陰內經指而其根則原於先天太極之真此所以為真也一屬有形俱為後天而非真矣非根矣謂之根如木之根而枝葉所由以生也如臟六腑孰非有形之體草根木皮亦孰非有形之物不過氣各殊借以補偏救弊耳何必過高其論自投應境乎

既有真陰真陽何謂假陰假陽曰此似是而非多以誤人不可不知如人大熱發躁口渴舌燥非陽證乎余視其面色赤此戴陽也切其脈尺弱而無力寸關豁大而無倫此係陰威於下逼陽於上假陽之證余以假寒之藥從其性而拆之頃刻平矣如人惡寒身不離複衣手足厥冷非陰證乎余視其面色滯切其脈濇按之細數而有力此係假寒之證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余以辛涼之劑溫而行之一汗即愈此亦有者凡此皆因真氣不固故假者得以亂其真陰或格陽陽威格陰此病變之不同何得指假陽者不足而示之有餘也假陰者有餘而示之不足也此假字又與前真字不對前所云真者謂先天真元之氣非後則前所云真乃指熱為實熱寒為實寒也不荒謬之甚乎既已識其假矣而無術以投其欲彼亦扞格而不入經曰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則同其終則異可使去邪而歸於正矣

五行論

以火言之有陽火有陰火有水中之火有土中之火有金中之火有木中之火陽火者天上日月之火生於寅而死於酉陰火者燈燭之火生於酉而死於寅此對待之火也水中火者霹靂火也即龍雷之火無

形何謂無形而有聲不徒草木得雨而益熾見於季春而伏於季秋原夫龍雷之見者以五月一陰生

水底冷而天上熱龍為陽物故隨陽而上升欲遷就以後龍已漸升何待五月冬至一陽來復故龍亦隨陽

下伏然則冬至前一陽未生水底終日雷亦收聲人身腎中相火亦猶是耳平日不能節欲以至命門

火衰腎中陰感不節慾有傷陰者有傷陽者何得專指為火衰龍火無藏身之位故游於上而不歸是以

上焦煩熱咳嗽等證善治者以溫腎之藥溫腎藥豈可亂投從其性而引之歸元使行秋冬陽伏之令

而龍歸大海此至理也奈何今之治陰虛火衰者以黃柏知母為君而愈寒其腎益速其斃良可悲哉陰

以治虛若火寒以治實火此一定之法至庸醫之誤治原非正法也

金中火者凡山中有金銀之礦或五金埋瘞之處夜必有大光此金氣非火光也此金鬱土中而不得越故有光

耀發見於外人身皮毛空竅中自覺針刺蚊咬及巔頂如火炎者此肺金氣虛火乘虛而現肺主皮毛故

也肺家之火何得專屬皮毛凡咳嗽聲啞而熱氣悶肺痿肺癰吐血消渴種種火證皆是肺火之證而乃遺却何故經曰東方木實因西方金虛也既曰肺大何

補北方水即所以瀉南方火雖曰治金中之火而通治五行之火無餘蘊矣金中之水礦中之水銀是

也水銀乃未成之金在人身為骨中之髓至精至貴人之寶也木中水者葉木入於坎水而上出其水即

木中之脂膏葉木入於坎水乃是井卦之象宜木中之水即然則凡井中人身足下有湧泉穴湧泉屬腎何

之不同總之歸於大海天地之水以海為宗人身之水以腎為源而其所以能晝夜不息者以其有一元

之乾為太極耳一元之乾為太極試看此七字有一字連貫否醉生夢此水中之五行也明此水火之五

行而土木金可倒推矣

中風論

中風之病愚意謂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外感者間而有之問字當作五百年間出之問當專主虛論不必

兼風明說是中風乃非但云不盡是風并云不必兼風當時聖人何不竟云純虛之證反將五百年間

而曰不必兼寒即有之亦五百年間出之事實竟作風病治誤人不淺耶譬如論中風病而曰不必兼暑有因

其所感何因而分別治之何等明白穩當要其意專欲以八味六味二方治此病則不得不先以此病為

純虛之證也河間東垣治中風專治本而不治風可謂至當不易之論既名中風又專治本而不治風則

劉李之書具在雖各有所偏並無學考必須以陰虛陽虛為主是本原虛弱之病不是中風矣况

專治本不治風之說豈可証之虛用八味自古並無以此二方治中風者

何嘗醫書雜出之後始不專用二方耶

或問人有半肢風者必須以左半身屬血右半身屬氣豈復有他說乎曰未必然人身劈中分陰陽水火

男子左屬水右屬火女子左屬火右屬水男子半肢風者多患左女子半肢風者多患右即此觀之可見

以陰虛為主然亦非盡如此者若以男女而別蓋左屬陽而右屬陰男陽女陰故病亦分屬

或問曰當此之時小續命湯可用乎曰未必然小續命湯此仲景金匱要略治冬月直中風寒之的方即

麻黃桂枝之變方也此又亂道直中風寒四字已屬不接冬月二字又是增出金匱第五篇載此方於中

風痺身體不能自收風惡節條下乃風痺風非之風與麻黃桂枝治傷寒傷風者何涉其方下註云治中

虛或拘急不得轉側何等胃不不知痛其間隨六經之形證遂一加減未便可按方統用其全方也

寒之鑿鑿可分者如減法皆後人所疑非全履原方所有也如太陽無汗於本方中倍麻黃杏仁防風如

有汗惡風於本方中倍桂枝芍藥杏仁如陽明無汗身熱不惡風於本方中加石膏無汗不得用白虎知

母甘草有汗身熱不惡風於本方中加葛根何得反用葛根桂枝黃苓如太陽無汗身涼於本方中加附

子乾薑甘草少陽經中有汗無熱於本方中加桂枝附子甘草凡中風無此四證六經混淆係於少陽厥

陰或肢節攣痛或麻木不仁每續命湯八兩加羌活四兩連翹六兩此條六經有餘之表證須從汗解如

有便溺阻隔宜三化湯或局方麻仁丸通利之雖然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世間內傷者多外感者少問而

有之既云邪之所奏則此方終不可輕用。

考補小續命湯

麻黃 人參 黃芩 白芍 防己 桂枝 川芎 防風 甘草 附子

杏仁 石膏 當歸

傷寒論

傷寒專主仲景。凡讀仲景書。須將傷寒與中寒。分為兩門。始易以通曉。傷寒從來無人以中寒併為一病

不同凡本。屬兩病。即為因年久殘缺補遺。註釋者又多失次錯誤。幸歷代考證者漸明。逮陶節菴六書。吳綬蘊要二

書刊行。而傷寒之理始著。明仲景仲景書細讀本自了然也。子於至理未暇詳辨。先將傷寒中寒。逐一

辨明。庶不使陰陽二證混淆。此中寒其意蓋指直中陰經之傷寒言。若雜症之中寒。別是一病。非傷寒也。

和通現種種畏寒等症。不依經傳變亦不必盡在冬月。此感胃之至重者。其法以桂枝湯散寒為主。亦不得概用辛熱之藥。使寒氣與熱氣相爭。而無出路。則立死矣。夫傷寒治之得其綱領。

不難也。若求之多岐。則支離矣。先以陽證言之。夫既云傷寒。則寒邪自外入內而傷之也。其入則有淺深

次第。自表達裏。先皮毛。次肌肉。又次筋骨。傷寒之病。腸胃。此其漸入之熱然也。若夫風寒之初。入必先太

陽。寒水之經。便有惡風惡寒。頭痛脊痛之證。寒鬱皮毛。是謂表證。三陽皆是表症。何若在他經。則無此證

矣。三陽亦有兼證。脈若浮緊。無汗為傷寒。以麻黃湯發之。得汗為解。浮緩有汗為傷風。用桂枝湯散邪。汗止為解

桂枝湯非止汗之藥。乃解肌之藥也。傷風自汗。乃邪汗。雖出而熱仍不已。故用桂枝湯和其榮衛。仍令

微出汗而解。此謂之正汗。但不若麻黃之發汗為稍甚耳。若云汗止則桂枝為止汗之藥。耶。風將何

耶。若無頭痛惡寒。脈又不浮。此為表證罷。而在中者。何表裏之間也。乃陽明少陽之分。脈不浮不沈

在手肌肉之間。謂皮毛之下也。然有二焉。若微洪而長。即陽明脈也。外證鼻乾不眠。用葛根湯以解肌。脈

弦而數。少陽脈也。其證脇痛且聾。寒熱往來而口苦。以小柴胡湯和之。蓋陽明少陽。不從標本。從乎中治。

也若有一毫惡寒尚在表雖入中還當兼散邪過此為邪入裏為實熱脈不浮不沈沈則按至筋骨之間方是若脈沈實有力外證不惡風寒而反惡熱譫語大渴六七日不大便明其熱入裏而腸胃燥實也輕則大柴胡湯重則三承氣湯大便通而熱愈矣以陰證言之若初起便怕寒手足厥冷或戰慄倦卧不渴兼之腹痛嘔吐泄瀉或口出涎沫面如刀刮不發熱而脈沈遲無力此為陰證上文說三陽經證此處便

竟其說反以直中陰不從陽經傳入熱證治例熱極宜涼者固多如上文諸寒證亦復不少即下文理中經附等湯皆仲景治陽經傳入陰更當看外證如何輕則理中湯重則薑附湯四逆湯以溫之由此觀之

可見傷寒者由皮毛而後入臟腑初雖惡寒發熱而終為熱證傳入三陰亦其人必素有火者有大之人何嘗無中寒者直入臟腑始終惡寒而並無發熱等證其人必無火者無火之人熱邪入裏何嘗無極傷寒論不必細分別祇問其人之

素體而寒熱立辨矣非謂語耶一則發表攻裏一則溫中散寒兩門判然明白何至混雜使人疑誤耶此則以傳經為陽證直中為陰證至則置而不傳經之三陰證論宜傳經即直中耶抑三陰宜溫之證亦陽證耶蒙混已極

桂枝湯治太陽經傷風發熱自汗惡風桂枝芍藥甘草桂枝湯中薑棗為至要之品成無己註方而五味之中遺去二味何耶

葛根湯赤芍葛根葱白生薑桂枝麻黃甘草大棗古時芍藥赤白不分而傷寒方亦蓋俗醫每以白芍為收斂之品不宜用於疎表之方也然則桂枝湯亦用赤芍者彼之改白為赤者湯中並無葱白傷寒論中惟少陰經中白通湯等三四方溫散腎邪用之與陽明無涉也治陽明胃經目痛鼻乾不寐如有惡寒證本方加麻黃惡風加桂枝如正陽明腑病不惡寒有汗而渴當用白虎湯正陽陽明腑病是胃家實也承氣湯主之仲景論之甚明若白虎則治陽明經汗出煩渴之證與肺病迥別此最大關節經文鑿鑿治立死矣

小柴胡湯治少陽胆經耳聾脇痛寒熱往來口苦柴胡黃芩甘草小柴胡只載三味遺去參最為怪誕蓋小柴胡之名專以有人參也用大黃則為大柴胡矣今去人參已失原方之義此經無出况并去半夏之辛散以治煩嘔去薑棗之甘辛以和榮衛而只此三味何以治少陽諸證耶

入路不可汗下。止有此湯和解之。如兼陽明證。本方加葛根芍藥。如尚有惡寒等證。用大柴胡湯。惡寒在表。大黃宜可輕用。惟往來寒熱。則可用耳。兼表兼下。

大柴胡湯 表證未除。而裏證又急。汗下兼行。柴胡 黃芩 芍藥 半夏 人參 大黃 枳實

胡本無人參。偏加入人參。小柴胡原有。人參偏去。人參變亂。古方是何。肺腸。

白虎湯 治身熱大渴而有汗。脈洪大者。如無渴者。不可用此藥。為大忌。倘是陰虛發熱。服之者死。若五

六月暑病者。必用此方。又當省其虛實。石膏 知母 甘草 人參 竹葉 糯米 此又蒙混之極者。熱之證。只有石膏。知母。甘草。梗米。四味。至煩渴甚者。用白虎。加人參。湯又是一方。至於人參。竹葉。糯米。同用。又是竹葉。石膏。湯中之藥。俱不得竟指為白虎湯也。至以糯米。梗米。為不典。

小承氣湯 治六七日不大便。腹脹滿悶。病在太陰。無表證。汗後不惡寒。潮熱狂言而喘者。此又大誤。皆屬寒邪。傷寒太陰。全篇無純用寒下之法。即有用大黃者。亦與桂枝同用。謂之溫下。一用寒涼。必斃。此

後朝熱狂言等語。真乃用大黃。厚朴 枳實 第一。大關節也。乃以此為太陰之藥。豈不誤極。蓋小承氣。乃陽明正藥。正與太陰相反。况太陰病。宜有汗。自得狂疾。發此狂談也。

大承氣湯 治陽明太陰證。氣法辨在前。五六日不大便。腹滿煩渴。并少陰舌乾口燥。日晡發熱。並無

日晡發熱之證。日脈沈實者。大黃 厚朴 枳實 芒硝 日晡發熱者。陽明也。脈沈實者。大黃。厚朴。枳實。芒硝。此是邪熱漸深。至於少陰。坐過經絡。故用此。以宣通之。若云陽氣亢極。則惟有急。四逆散。治陽氣亢極。此是邪熱漸深。至於少陰。坐過經絡。故用此。以宣通之。若云陽氣亢極。則惟有急。

在少陰則熱漸深。手足逆而不溫也。逆諸品。何能愈之。故云。邪在三陽。則手足溫。用四逆湯。以散傳經之熱。此為正解。血脈不通。四肢厥逆。在臂脛之下。若陰證。則上過手肘。下過手膝。以

此為辨也。柴胡 芍藥 甘草 枳實 仲景傷寒論中。諸方。字字。金科。玉律。不可。曾減。一字。猶之。錄六經。四子。語。豈可。擅自。刪改。將。杜撰。之。語。亂。入。耶。惟。病。增。減。未。嘗。不。可。因。證。出。入。若。柳。絲。古。文。先。為。變。易。仍。指。為。某。方。則。大。亂。之。道。矣。此。人。凡。引。錄。唐。宋。諸。方。皆。非。原。本。其。方。非。聖。經。姑。不。置。辨。乃。漢。以前。諸。方。應。不。小。矣。

仲景傷寒論中。諸方。字字。金科。玉律。不可。曾減。一字。猶之。錄六經。四子。語。豈可。擅自。刪改。將。杜撰。之。語。亂。入。耶。惟。病。增。減。未。嘗。不。可。因。證。出。入。若。柳。絲。古。文。先。為。變。易。仍。指。為。某。方。則。大。亂。之。道。矣。此。人。凡。引。錄。唐。宋。諸。方。皆。非。原。本。其。方。非。聖。經。姑。不。置。辨。乃。漢。以前。諸。方。應。不。小。矣。

仲景傷寒論中。諸方。字字。金科。玉律。不可。曾減。一字。猶之。錄六經。四子。語。豈可。擅自。刪改。將。杜撰。之。語。亂。入。耶。惟。病。增。減。未。嘗。不。可。因。證。出。入。若。柳。絲。古。文。先。為。變。易。仍。指。為。某。方。則。大。亂。之。道。矣。此。人。凡。引。錄。唐。宋。諸。方。皆。非。原。本。其。方。非。聖。經。姑。不。置。辨。乃。漢。以前。諸。方。應。不。小。矣。

仲景傷寒論中。諸方。字字。金科。玉律。不可。曾減。一字。猶之。錄六經。四子。語。豈可。擅自。刪改。將。杜撰。之。語。亂。入。耶。惟。病。增。減。未。嘗。不。可。因。證。出。入。若。柳。絲。古。文。先。為。變。易。仍。指。為。某。方。則。大。亂。之。道。矣。此。人。凡。引。錄。唐。宋。諸。方。皆。非。原。本。其。方。非。聖。經。姑。不。置。辨。乃。漢。以前。諸。方。應。不。小。矣。

仲景傷寒論中。諸方。字字。金科。玉律。不可。曾減。一字。猶之。錄六經。四子。語。豈可。擅自。刪改。將。杜撰。之。語。亂。入。耶。惟。病。增。減。未。嘗。不。可。因。證。出。入。若。柳。絲。古。文。先。為。變。易。仍。指。為。某。方。則。大。亂。之。道。矣。此。人。凡。引。錄。唐。宋。諸。方。皆。非。原。本。其。方。非。聖。經。姑。不。置。辨。乃。漢。以前。諸。方。應。不。小。矣。

仲景傷寒論中。諸方。字字。金科。玉律。不可。曾減。一字。猶之。錄六經。四子。語。豈可。擅自。刪改。將。杜撰。之。語。亂。入。耶。惟。病。增。減。未。嘗。不。可。因。證。出。入。若。柳。絲。古。文。先。為。變。易。仍。指。為。某。方。則。大。亂。之。道。矣。此。人。凡。引。錄。唐。宋。諸。方。皆。非。原。本。其。方。非。聖。經。姑。不。置。辨。乃。漢。以前。諸。方。應。不。小。矣。

傳來使宜溫之不宜少緩經云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治宜四逆湯此又亂道之

句傷寒論開卷即載乃指寒傷傷風而言人人皆見何嘗以無熱向為陰證耶無熱惡寒乃太陽經宜麻

黃湯發汗之證四逆湯乃太陰少陰經宜溫裏之證遠隔三四經將治宜四逆湯連屬上文治正相反

根極矣腹滿腹痛皆是陰證只有微甚不同治難一概腹痛不大便桂枝芍藥湯腹痛甚桂枝大黃湯

此又殺人之術也仲景治太陰條中云大實痛者桂枝大黃湯主之此乃傳經熱邪陷入太

陰故兼表兼下若以之治直中純寒之證而用大黃則寒邪益陷而下脫其危可立待也若自利腹痛

小便清白宜溫中理中四逆看微甚用輕者五積散重者四逆湯無服者通脈四逆湯使陰退而陽復也

予又有說焉若讀傷寒書而不讀東垣書則內傷不明而殺人多矣讀東垣書而不讀丹溪書則陰虛不

明而殺人多矣讀丹溪書而不讀薛氏書則真陰真陽不明而殺人多矣此又隨口亂道矣豈有仲景

理至真陰真陽則尤為邪說從古無真陰真陽之論此乃薛氏自創之邪說已前諸論東垣能預料後世有

創造邪說之人而先講明之耶蓋仲景論傷寒則說陰虛傷寒中何得以真假立論東垣論內傷則說內

傷內傷中何得以陰虛立論丹溪論陰虛則說陰虛傷寒中何得以真假立論東垣論內傷則說內

所謂真者指腎中之陰陽也然謂五臟各有陰陽則可謂腎為真陰為假則不可東垣曰邪之所湊其氣

必虛世間內傷者多外感者間而有之此間字當作五百年間出之間甚言其無外感也明云邪之所

則邪是何邪湊將安湊耶若五百年間出之間則是千中東垣脾胃論與夫內傷外感辨深明飢飽勞逸

無一直云內傷中無傷寒可矣何又入傷寒條內耶東垣脾胃論與夫內傷外感辨深明飢飽勞逸

發熱等證俱是內傷悉類傷寒切戒汗下東垣原指內傷之類傷寒者不可從傷寒治並非以為內傷多

外感少只須溫補不必發散外感多而內傷少者溫補中少加發散以補中益氣湯一方為主加減出入

如內傷兼傷寒者以本方加麻黃兼傷風者以本方加桂枝兼傷暑者本方加黃連兼傷濕者本方加羌

活查東垣脾胃論調中益氣湯下並無此等加減法不知出於何書當時方法之亂原自東垣啟其端然

簡使之路為下愚立法則必自陷於下愚之境蓋醫者一方自然隨手皆效必立一方以治盡天下之病開

命所關固至難極重之事原不可令下愚之人為之也實為萬世無窮之利東垣特發明陽虛發熱一

門也外越之證則又是傷寒類正與補生外寒未開陽虛反發熱者若陽虛然世間真陰虛而發熱者十

之六七亦與傷寒無異陰虛發熱而類此者真怪談也反不及論何哉今之人一見發熱則曰傷寒須用

發散發散而斃則曰傷寒之法已窮奈何。豈知丹溪發明之外尚有不盡之旨乎。予嘗於陰虛發熱者見

其大熱面赤口渴煩燥與六味地黃大劑一服即愈。若係有外邪者服六味未必即死而病必無愈期余

首而批此書若其偶愈者則必如見下部惡寒足冷上部渴甚燥極或欲飲而反吐即於六味湯中加肉

桂五味甚則加附子冷飲下嚔即愈。此陽虛之證附桂原不禁用但或邪氣未且舉傷寒口渴一證言之

邪熱入於胃府消耗津液故渴恐胃汁乾急下之以存津液其次者但云欲飲水者不可不與不可多與

並無治法縱有治者徒知以苓連知柏麥冬五味天花粉甚則石膏知母以止渴此皆有形之水以沃無

形之火安能滋腎中之真陰乎。若以六味地黃大劑服之其渴立愈何至傳至少陰而成燥實堅之證乎

口渴宜下有二證一則熱邪在陽明一則熱邪傳少陰下之所以驅邪使出也若以熟地黃肉補之飲之

安有不死者况六味為腎經滋補之藥當邪火未入少陰之時反引入少陰使邪氣斂藏而無出路從之

之後雖小疾亦無愈期而多變證矣近日庸醫凡遇有邪而用此藥者以發百藥既成躁實堅之證仲景

效不答其用六味之害反以為曾用過六味而猶不效真絕證也嗚呼傷哉。胡代之以八味湯即仲景

不得已而以承氣湯下之此權宜之霸術然諄諄有虛人老弱人之禁故以大柴胡代之。胡代之方也去桂附

而為六味諒亦可深思而得之乃計不出此而造承氣之霸術又自知此方之為害造大柴胡代之方也去桂附

不離大黃等峻藥其識如仲景之愚味誤人如此嗚呼下愚之無忌憚至於此極真病狂之人本不足與

辨所以辨者為天下有一揆陶氏以六一順氣湯代之宜以二湯為平易乎代之而愈所喪亦多矣况不

之明者亦為所惑而不察也。當時若多用六味地黃飲子大劑服之取效雖緩其益無窮。果得傷寒死

愈者十之八九哉。又不知。陰虛發熱者小便必少大便必實。其上證口渴煩躁與傷寒無異。云與傷寒無異則實非

過因亢則害下之以承真陰之氣也。何承夢話也。予今直探其真陰之源而補之如亢旱而甘霖一施土

木皆濡頃刻為清涼世界矣。何不可哉。况腎水既虛矣復經一下之後萬無可生之理。如果腎虛之證則

從未嘗以承氣治虛勞如條傷寒則仲景慎之慎之吾為此懼故於補天要論中詳言之。絕不是傷寒仲景

當日用承氣亦不一矣竟無一生者耶。垣製此方為胃腸下陷而設非泛指陽虛也如此誤解即

合而言之真知其為陽虛也則用補中益氣湯。陽虛者最懼越上為害反用升柴以提之乃速之死也東

東垣亦不暇真知其為陽虛直中也則用附子理中湯直知其為陰虛也則用六味腎氣湯如有邪不得用真知
目於地下矣其為陰虛無火也則用八味腎氣湯不得用其間有似陰似陽之假證也則用寒因熱用之法從之不可
少誤也以補正為主不可攻邪正氣得力自然推出寒邪汗出而愈前此泛說不辨邪之有無已屬糊塗
寒只將六味八味二方大劑與服使熱地桂枝等發汗而愈將仲景當日一攻之一字仁人之所惡也
其苦心十年奉為章程者一齊抹却下愚之無忌憚至此而極可悲也夫傷哉仲景
政然手百戰百勝戰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曰善戰者服上刑殺無赦矣
呂氏曰正氣得力二句灼然妙理與景岳論參看更明自然二字妙甚從東垣補中益氣論來此等絕滅天理之談
獨有會心贊嘆如此其肺腸亦不可閉矣

溫病論

治溫病者將如何予有一法經曰不惡寒而渴者是也不惡寒則知其表無寒邪矣曰渴則知其腎水乾
枯矣溫病非少陰之證且渴者多蓋緣其人素有火者冬時觸冒寒氣雖傷而亦不甚惟其有火在內寒
亦不能深入所以不即發而寒氣伏藏於肌膚溫是天氣非指人之本體也如此說將無火之人
三四月歷時既久火為寒鬱於中亦久將腎水熬煎枯竭從無外感之邪藏於蓋甲木陽木也藉癸水而
生腎水既枯至此時強木旺無以為發生滋潤之本故發熱而渴非有感冒也明明說是冬時觸冒寒氣
也海藏謂新邪換出舊邪非也換字何不通若復有所感表又當惡寒矣予以六味地黃滋其水以柴胡辛涼
之藥舒其木鬱隨手而應此方活人者多矣柴胡為少陽疎散之藥加入腎經滋補藥中將引六味入少
可入六味中乃柴胡反可予又因此而推廣之凡久時傷寒者亦是鬱火證傷寒傷寒傷寒傷寒傷寒傷寒
入六味真喪心之談也溫病無火者便是直中天下竟無傳經正傷惟其有火故由皮毛而肌肉而臟腑傷
直中矣寒矣且直中是至微之證豈可派定無火人必患此耶惟其有火故由皮毛而肌肉而臟腑傷
無不由皮毛入者宜令人皆曰寒邪傳裏寒變為熱既曰寒邪何故入內而反為熱又何為而能變熱耶
必有火之人為然

不知即是本身之火為寒所鬱而不得泄一步反歸一步日久則純熱而無寒矣所以用三黃解毒解其火也升麻葛根即火鬱發之也三承氣即土鬱奪之小柴胡湯木鬱達之也此理甚簡而易只多了傳經六經諸語支離多歧傳寒傳經之說自內經熱論及仲景傷寒論諸書相傳以來數千年守之不變淺學六經等法且識私世聖以為支離多歧此非彼人即窮效然無有能出範圍者今乃敢肆然以為無傳經無足辨但恐世之崇信者終無悟日故又不能已於言也凡雜證有發熱者皆有頭疼項強目痛鼻乾脇痛口苦等證何必拘為傷寒高傷寒方以治之也雜證原不必守定傷寒法但傷寒諸方加減出入於冬月正傷寒獨麻黃桂枝二方作寒鬱治亦鬱雖證所不能外推六味則斷無治傷寒類散而此不佞之創論也聞之者孰不駭然吐舌及閱虞天氏醫學正傳傷寒篇云有至人傳曰傳經傷寒是鬱病如此亂道不知余一見之不覺竊喜以為先得我心之同然及考之內經帝曰人傷於寒而傳為熱何也岐伯曰寒氣外凝內鬱之理之理二字賸理堅緻玄府閉密則氣不宣通濕氣內結與濕何涉中外相薄寒盛熱生寒極生熱改為寒故人傷於寒轉而為熱汗之則愈則外凝內鬱之理可知觀此而余以傷寒為鬱火者不為無據故特著鬱論一篇此偽造內經又怪異之極者內經熱論云人之傷於寒也則為其狀下文岐伯即以傷寒傳經及兩感病狀分別言之明白詳悉何嘗有外疑內鬱等語偽造經文無忌憚已極至云傳而為熱尤不盡人事蓋傷寒第一日在太陽即已發熱不必傳也故本經名為熱論今則為則字為傳字彼固不知寒之何以為熱

鬱病論

內經云木鬱則達之。火鬱則發之。土鬱則奪之。金鬱則泄之。水鬱則折之。然調其氣過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謂瀉之。內經五法之註乃出自張子和。非啟玄舊文。故多誤。無稽之談。隨子既改釋其誤。又推廣其義。以一法代五法。自古從無一法可代幾法者。若爾此書何止可代神而明之。屢獲其效。故表而書之。蓋東方先生木木者生生之氣。即火氣空中之火。附於木中。木鬱則火亦鬱於木中矣。非空中矣。不特此也。

火鬱則土自鬱。土鬱則金鬱。而水亦鬱矣。然則非五鬱也。此五行相因自然之理。惟其相因也。予以一方治

其木鬱。則諸鬱皆因而愈。一方者何。逍遙散是也。方中惟柴胡薄荷二味最妙。蓋人身之膽木乃甲木。少

陽之氣。何以只是肝。氣尚柔軟。象草穿地始出而未伸。此時被寒風一鬱。何以鬱必。即萎軟抑遏。而不能上

伸。不能上伸。則下剋脾土。而金水併病矣。何以一病。惟得溫風一吹。鬱氣即暢達。蓋木喜風。肝為風藏。最

喜風。搖則舒暢。若寒風則畏矣。溫風者。所謂吹面不寒楊柳風也。木之所喜也。柴胡薄荷辛而溫者。柴胡

正風之藥。非即風也。真乃亂道。惟卒也。故能發散溫也。故入少陽。立方之妙如此。其甚者。方中加左金丸。左金丸止黃

連。吳茱萸二味。黃連但治心火。吳茱萸氣燥。黃連獨非寒藥乎。且肝最畏燥。肝之氣亦燥。同氣相求。故入

肝以平木。何反能平之。木平則不生心火。火不刑金。而金能制木。不直伐木。而佐金以制木。此左金之所

以得名也。此又法之巧者。然猶未也。一服之後。繼用六味地黃加柴胡芍藥。服之以滋腎水。俾水能生木。

此處又要生木。前後顛倒如此。倘生木而心火又旺。銷鑠肺金。左金又無用矣。其意專為要用六味。而鬱證六味。斷難下。所以立出生木一法。來則六味又為必用之方。作偽心勞。亦可憐也。逍遙散

者。風以散之也。地黃飲子者。雨以潤之也。木有不得其天者乎。此法一立。木火之鬱既舒。木不剋脾土。且

土亦滋潤。無燥熯之病。金水自相生。予謂一法可通。五法者如此。必牽連說下方。可一法代。宜惟是哉。推

之大。千之萬之。其益無窮。凡寒熱往來。似瘧非瘧。惡寒惡熱。嘔吐吞酸。嘈雜胸痛。肢脇痛。小腹脹悶。頭

暈盜汗。黃疸瘟疫。疝氣滲泄等證。皆對證之方也。一法可代。諸難病法。推而至於傷寒傷風傷濕。除直中凡外感者。

但作鬱看。一法可代。傷寒諸法。余所謂不但一法可代。五法凡天下萬病。萬法俱可代者。誠哉。誠哉。然哉。

了之真傷心。以逍遙散。散加減出入。無不獲效。如小柴胡湯。四逆散。羌活湯。大小同異。然不若此方之響應

也。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存乎人耳。所謂神明變通。倘一服即愈。少頃即發。或半日或一日。又發。發之愈頻。

愈甚。此必屬下寒上熱之假證。鬱病本無此等似熱實寒之證。其所。此方不宜復投。當改用溫補之劑。如

又轉此語者。專為要用八味也。

陽虛以四君子湯加溫熱藥陰虛者則以六味湯中加溫熱藥甚者尤須寒因熱用少以冷藥從之用熱藥冷探之法不則拒格不入非惟無益而反害之病有微甚治有從逆玄機之士不須予贅

古方道遙散 柴胡 薄荷 當歸 芍藥 陳皮 甘草 白朮 茯神

呂氏曰六味加柴芍亦立齋法也合道遙散謂腎肝同治但立齋去芍藥趙氏單用芍藥為不同二方同用萬無

此理薛氏本庸醫之首經此二人一表章尤誤人無益矣

呂氏又曰以加味道遙散六味丸治鬱邪說自薛長洲始也之宗然長洲之法實得之丹溪越鞠之芎藭即道

遙之歸芎也越鞠之蒼朮即道遙之白朮也越鞠之神麴即道遙之陳皮也越鞠之香附即道遙之柴胡

也越鞠之梔子即道遙之加味也但越鞠峻而道遙則和矣越鞠燥而道遙則潤矣此則青出於藍後來

居上亦從古作述之文凡如東垣之補中益氣比枳朮萬全無弊矣然豈可謂枳朮之謬而禁不用哉此

議論不但明未庸醫之技量盡見而呂氏之分毫不可假借肉桂之性一藥增損方名即別七情六淫各有專治譬如父子夫婦有一病之方一

合者分毫不可假借肉桂之性一藥增損方名即別七情六淫各有專治譬如父子夫婦有一病之方一

藥倘有人曰某人即我之父也某人即我之夫也人盡以為亂倫矣為此說者於古人治病之法立方之

何嘗夢見哉

吳江徐靈胎洄溪著

論血證

六淫中雖俱能病血。其中獨寒氣致病者居多。寒氣致病亦間有之。偏要以此為主。是何肺腸何也。蓋寒傷榮。風傷衛。自然之理。
 又太陽寒水少陰腎水俱易必感寒。一有所感。皮毛先入。肺主皮毛。水冷金寒。肺經先受。血亦水也。故經中之水與血一得寒氣。皆凝滯而不行。欬嗽帶痰而出。問其人必惡寒。切其脈必緊。視其血中問必有或紫或黑數點。此皆寒淫之驗也。以上數證。熱極之病。何醫者不詳審其證。便以為陰虛火動。而概用滋陰降火之劑。病日深死日迫矣。余嘗用麻黃桂枝湯而愈者。數人皆一服微汗而愈。蓋汗與血一物也。而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此二語。出靈樞榮衛生會論。專為汗血一類。故脫血之人。不可再發其汗。汗多之夢。深信不疑。真可憐也。余讀蘭室秘藏而得此意。因備記以廣其傳。

麻黃桂枝湯

人參

麥冬

桂枝

當歸

甘草

黃耆

白芍

五味子

此方出東垣蘭

室秘藏治吐血門。寒鬱為火而得吐血。證者仍從表散。原有此理。但亦須有先後次序。即使一方之中。欲兼顧本原。亦須擇其兩不相礙者。古人一齊并用。將使此劑何所適從。蓋藥味既亂。生人固難。殺者上者。下者。輕者重者。表者裏者。燥者潤者。一齊并用。將使此劑何所適從。蓋藥味既亂。生人固難。殺者上者。下者。服人或不甚。至於死而竟愈。亦間有之。但古聖立法。原有一定。法最為嚴。謹至唐人。專重藥性。規矩。有言不信。惟願天下後世。將內經及金匱傷寒等書。沈潛參究。有得於心。自能明辨。其是非也。

法仍不信。惟願天下後世。將內經及金匱傷寒等書。沈潛參究。有得於心。自能明辨。其是非也。

有言不信。惟願天下後世。將內經及金匱傷寒等書。沈潛參究。有得於心。自能明辨。其是非也。

血可用辛熱為扶陽抑陰始聞命矣。然後有真陰真陽之說。可得聞乎。曰世之言陰陽氣血盡之矣。誰則

豈知火為陽氣之根。水為陰血之根乎。陰陽屬二氣。水火屬五行。吾所謂水火又非心腎之謂。人身五行

之外。另有一無形之火。無形之水流。行於五臟六腑之間。陽火二氣。內經言之不一。謂之氣。自然無形。謂

妙之談。以欺世。其惟其無形。故人莫知。試觀之。天曰為火之精。故氣隨之。月為水之精。故潮隨之。當無形

實。只見其支離。且其無形。故人莫知。試觀之。天曰為火之精。故氣隨之。月為水之精。故潮隨之。當無形

如星家看五行者。必以太陽太陰為主。然此無形之火。又有一大極為主。將辛熱之藥。補則又微乎。微矣。此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是立命之門。謂之元神。無形之火。謂之元氣。無形之水。謂之元精。寄於兩腎中間。故曰誰如此五臟之中。惟腎為真。餘臟皆假此真水真火。真陰真陽之說也。又問曰。真

陰真陽與血何干乎。曰。子但知血之為血。而不知血之為水也。人身涕唾津液痰汗便溺皆水也。獨血之

水隨火而行。故其色獨紅。腎中之真水乾。則真火炎。血亦隨火而沸騰。腎中之真火衰。則真水盛。血亦無

附而泛上。從未聞有真水盛而得病者火無附而升理之所。惟水火莫其位。而氣血各順布焉。故以真

陰真陽為要也。薛立齋遇張東谷談命時出中庭吐血一二口。云。久有此證。遇勞即發。余意此勞傷肺

氣。其血必散。視之果然。與補中益氣湯。加門冬五味山藥熟地茯神遠志。服之而愈。呂氏云。此證令人

必混入歸脾矣。看古人分明不苟處。勞傷肺氣吐血用歸脾湯。間或有之。但斷不用補中益氣耳。况補

於古人製方之義。全失。謬種流傳。至中益氣湯。而極門冬五味熟地。與升柴同用。惟薛氏效法東垣者。用

方與選藥。原屬二道。苟其藥不盡。與病相反。而一味合宜。痛者不效。或藥是而此不通。何以服之有效。蓋製

方有乖。則徒有害。而無益。學者豈可因其有小效。而遂奉為章程耶。且安知無陰受其害。而不覺者。亦安

知無明受其害。而諱言者。

論八味丸

八味丸 治命門火衰。不能生土。致脾胃虛寒。飲食少思。大便不實。下元衰憊。臍腹疼痛。夜多漩溺等證。

熟地 山藥 丹皮 茯苓 澤瀉 肉桂 附子

見於第五篇云。治脚氣。上入少腹。不仁。再見於第六篇云。虛勞腹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三篇云。男子氣衰。見於第一十二篇云。便溺。亦一斗。腎氣丸。有微。當見於第六篇云。虛勞。凡婦人。皆轉。附子。按八味。載於仲景。金

主之。三見於第一十二篇云。便溺。亦一斗。腎氣丸。有微。當見於第六篇云。虛勞。凡婦人。皆轉。附子。按八味。載於仲景。金

主之。三見於第一十二篇云。便溺。亦一斗。腎氣丸。有微。當見於第六篇云。虛勞。凡婦人。皆轉。附子。按八味。載於仲景。金

景之所不料即自古造方者亦不料也。又按古法只有就地黃生地黃並無熟地黃熟地黃乃後人製法以之入滿補下焦藥中頗為得宜若人湯劑及涼血等藥甚屬不合蓋地黃專取其性涼滑利熟則膩帶不能流行矣况外感未消痰加減不依易老亦不效。今人有加人參者人參乃是脾經藥到不得腎經火未除一概用熟地為害尤甚。加減不依易老亦不效。今人有加人參者人參乃是脾經藥到不得腎經胡獨可加乎。有加黃柏知母者有欲減澤瀉者皆不知立方本意也。柴胡獨知立方之本意乎。

水火論

坎乾水也氣也。即小而井大而海也。兌坤水也形也。即微而露大而雨也。井海之水為氣雨露一陽陷於二陰為坎。坎以水氣潛行地中。云坎以水何以為萬物受命根本。故曰潤萬物者莫潤乎水。一陰上徹於二陽為兌。兌以有形之水普施於萬物之上。施萬物之上。為資生之利澤。故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明此二水可以悟治火之道矣。心火者有形之火也。相火者無形之火也。無形之火內燥熱而津液枯。然則命火害人。以五行有形之兌水制之者權也。如兌水是身中之何物。吾身自有上池真水氣也。無形者也以無形之水火沃無形之火。無形之水又是身中何物。不能自解也。常而可久者也是為真水真火。升降既宜而水火既濟矣。醫家不悟先天太極之真體。史說到太極不窮無形水火之妙用。而不能六味八味之神劑者。其於醫理尚欠大半。上文說乾說坤說坎說兌。以及有無形真水真火。太極真體何等廣大。淵微不貫串。通天徹地。學問只要記此二方足矣。豈非夢境。

六味丸說

六味丸 治腎虛作渴。小便淋秘。氣壅痰涎。頭目眩暈。眼花耳聾。咽燥舌痛。腰腿痿軟等證。及腎虛發熱。自汗盜汗。便血諸血失音。水泛為痰之聖藥。水泛為痰。是濕在上焦。血虛發熱之神劑。又治腎陰虛弱。津液不降。則濁為痰。宜酸濕。或致咳逆。將痰火熱地。亦非治地。藥所能治。血虛發熱之虛脫。為養氣滋腎。制火盜水。使機關利。而脾土健實。健脾之品。熟地 黃肉 山藥 丹皮 茯苓

澤瀉 地黃山藥澤瀉皆潤物也此方所補之水無形之水六味有形之藥何能以補無形之物 無形 此又亂道之至者何必物之潤者皆無形然則天下有形之物皆極燥者耶 故用之 呂氏曰明薛新甫治陰虛火動用丹溪補陰法不

驗者以六味代之立應自此以來為補陰之神方矣趙氏得力於薛氏醫案而益闡其義觸處旁通外邪雜病無不貫攝 外邪雜病一方治盡稍 而六味之用始盡然趙氏加減之法甚嚴又稍異於薛氏高鼓峰嘗詳論兩家加減之法而附以己意 呂氏之學實得之高鼓峰高鼓峰則首宗趙氏之人也呂氏因信高

醫且記兩方可治盡天下之病愚夫又甚樂從貽害遂至於此極所以罪首禍魁高不能辭之故而併信其被呂之造孽更無窮世所刻鼓峯心法高呂醫案等書一派相承辨之不勝之辨知趙氏之謬則餘者自能知以授其門人甚辨今述之左 六味丸薛氏一變而為滋腎生肝飲用六味減半分兩而加柴胡白

朮當歸五味合道遠而去白芍藥加五味合都氣意也 柴胡白朮自是二藥何以見得必 以生肝故去芍藥而留白朮甘草以補脾 六味方中何以補脾者生金而制木也以制為生此講若云白朮補脾生金而

制木遠隔幾藏則六味補天地自然之序也又一變而為人參補氣湯其義愈變化無窮真游龍戲海之腎即使生肝奈何奈何 夫白朮之與六味其化相反焉得合之曰妙去澤瀉而加參耆朮歸陳皮甘草五味門冬 何得合六味 夫白朮之與六味其化相反焉得合之曰

從合生脈來 生脈中無白朮且何 有自然相通之義借茯苓以合五味異攻之妙 以一茯苓何 黃耆以合養血之奇其不用澤瀉者蓋為發熱作渴小便不調則無再竭之理理無則竭便當急生 脈則

便也 非生小 生脈之所由來既當生脈異攻之可以轉入也且水生高原氣化能出肺氣將敗故作渴不調此所以急去澤瀉而生金滋水復崇土以生金其苦心可知哉 枉勞 又一變而為加味地黃丸又名抑陰

地黃丸 陰如何放肆 加生地柴胡五味復等其分愈出奇矣柴胡從道遠來生地從固本來五味仍合都氣 道乃必指方中某藥從某方來則六味之中熱地從何方來更肉從何方來耶 其曰耳內癢痛或服昏痰喘或熱渴便澀而總為肝腎陰虛則知其陰虛半由火鬱而致也柴胡以疎之鬱火非生地不能涼

用五味仍瀉丁以補金。補金以生水也。曰抑陰非疎不可。疎之所以抑之。生地涼血。便有瀉義。瀉之所以

抑之也。前生地又是瀉陰之藥。非但一變而為九味地黃丸。以赤茯苓換白茯苓。加川棟子當歸。史君子

川芎。此更怪之怪者。史君子治小兒疳蟲。疳蟲在腸胃之中。若同六味入腎。將疳盡是直瀉。厥陰風木

之藥。仍是肝腎同治之法。緣諸疳必有蟲。皆風木之所化。肝有可伐之理。但伐其子。則傷其母。故用六味

以補其母。去澤瀉者。腎不宜再洩也。趙氏則以為六味加減法。須嚴其善用。六味雖薛氏啟其悟端。而以

上變化。概未透其根底。故盡廢而不能用。見其能合當歸柴胡。而去芍藥。則反用芍藥為疎肝益腎。此則

其聰明也。乃謂白朮與六味水土相反。人參脾藥不入腎。此二句乃趙氏一陳之明。但不

密。然細參薛氏畢竟趙氏拘淺。薛氏諸變法。似乎寬活。然其實嚴密。學者當善悟其妙。薛氏諸加減法。皆

盡從之。亦非必能知其謬也。其意蓋以為六味一方。不必多用。加減之法。而已無病不治耳。然其以薛之

加減法。為未嘗不可。謂其無一不備。乃呂氏外升。降氣血。陰陽輕重。奇偶種種。不同絲毫。不可假借。其間

亦有並用之。法然必其經絡相通。雖相補而實相濟。氣血陰陽。輕重奇偶。種種不同。絲毫不可假借。其間

根其云。從某方某方。來更屬可笑。夫一藥乃萬方所共。安見此味必根於某方。如有加入。否則即為杜

也。字從某書來。此者。字從某文來。宜不令人噴飯。耶。呂氏述其說。而稱之。我不知薛氏。而概以亂道。一篇到底。是

以意通之。大旨。以肝腎為主。而旁救脾肺。則安頓君相二火。不必提起。而自然帖伏矣。亂道一篇到底。是

其心殆如

八味丸說

君子觀象於坎。而知腎中具有水火之道焉。夫一陽居於二陰為坎。此人生與天地相似也。令人入房盛

而陽事易舉者。陰虛火動也。陽事先痿者。命門火衰也。真水竭則隆冬不寒。真火息則盛夏不熱。素問調

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陽虛生外熱。陰虛生內寒。蓋陰陽或偏。則畏寒畏熱。此之謂病。若隆冬不寒。盛夏不熱。是方也。熟

地山萸丹皮澤瀉山藥茯苓皆濡潤之品。俱不得為潤藥。所以能壯水之主。肉桂附子辛潤之物。能於水

中補火所以益火之原。水火得其養，則腎氣復其天矣。益火之原以消陰翳，即此方也。蓋益脾胃，肉並不能益而培萬物之母，其利溥矣。

相火龍雷論

火有人火有相火。人火者，所謂燎原之火也。遇草而熱，得水而燔，可以濕伏，可以水滅，可以直折，黃連之屬可以制之。相火者，龍火也。雷火也。得濕則熖，遇水則燔，不知其性，而以水折之，以濕攻之，適足以光燄燭天，物窮方止矣。識其性者，以火逐之，則燄灼自消，炎光撲滅。今人率以黃柏治相火，是水滅濕伏，龍雷之火愈發矣。龍雷之火，每當濃陰驟雨之時，火燄愈熾，或燒燬房屋，或擊碎木石，其勢誠不可抗。惟太陽一照，火自消滅。此得水則熾，得火則滅一驗也。桂附引火歸原引之下，達耳是補龍雷之火，非滅之也不顧文專以天言以感愚人耳。

陰虛發熱論

世間發熱類傷寒者數種。至於勞心好色，內傷真陰，真陰既傷，則陽無所附，故亦發熱。其人必面赤煩燥，口渴引飲，骨痛脈數而大，或尺數而無力者是也。惟丹溪發明補陰之說，以四物湯加黃柏，知母，此用血藥以補血之不足者也。世襲相因，屢用不效，何耶？蓋因陰子認不真，誤以血為陰耳。當作腎中之真陰，即先天也。內經曰：諸寒之而熱者，取之陰；諸熱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求其屬也。王太僕先生註云：大寒而盛熱之不熱，是無火也。大熱而盛寒之不寒，是無水也。又云：倏忽往來，時發時止，是無火也。晝見夜伏，夜見晝止，時節而動，是無水也。當求其屬而主之，無火者宜益火之原，以消陰翳；無水者宜壯水之主，以鎮陽光。必須六味八味二丸出入增減，以補真陰。此論王自造，王太僕語而誤者，諸寒之五句，出素問，至真要曰：求其屬也。祇此五句，是原文。餘俱增出者，註之意，蓋謂熱病以寒藥補之，所謂壯水之主，以制陽光，故可以驅其屬於祇分五句，是原文。餘俱增出者，註之意，蓋謂熱病以寒藥補之，所謂壯水之主，以制陽光，故其與寒自宜已乃寒仍在此，不可以火驅之。陰盛而陽益，其火通以配水，則陽壯而陰自衰也。寒病以熱藥治之，所謂益火之源，以何等明白下文，即接云：但益心之陽，寒亦通行，強腎之陰，熱之猶可，明指心為陽，腎為

陰即經文司天運氣以心為火腎為水之說並不指腎中之陰陽也專指腎言已屬不倫又造出無數亂道且接出必須六味八味九味一句似亦是王太僕之言何等荒唐自此說行人竟以益大之源二句鑿鑿指腎經言而六味八味真王太僕以屢用屢效若有產後及大失血後陰血暴傷必大發熱亦名陰虛發熱此陰字正謂氣血之陰若以涼藥正治立死正所謂象白虎湯證誤服白虎湯必死當此之時偏不用四物湯有形之血不能速化幾希之氣所宜急固須用獨參湯或當歸補血湯使無刑生出有刑來血脫脫故急固其氣不使脫盡乃可用大補之劑非始終用參亦非一用此陽生陰長之妙用不可不知也或參而不必服藥也若云生出非但緩不及事且全失用參之義矣

問曰子之論則詳矣氣血虛虧均是內傷何以辨之予曰悉乎子之問也蓋虛陰者面必赤無根之火戴於上也若是陽證火入於內面必不赤實熱之證陽明火旺面固赤腎火其口渴者腎水乾枯以水自救也渴最甚但口雖渴而舌必滑脈雖數而尺必無力甚者尺雖洪數而按之必不鼓此為辨耳雖然若問其人曾服過涼藥脈亦有力而鼓指矣戴服菴云服涼藥而脈反加數者火鬱也宜升虛人脈證總無得宜補切忌寒涼犯之必死臨證更宜詳辨毫釐之差枉人性命慎哉

效咳論

外感風寒而效咳者今人率以麻黃枳殼紫蘇之類發散表邪謂從表而入者自表而出如果係形氣病氣俱實者一汗而愈若形氣病氣稍虛者宜以補脾為主治嗽正與補脾相反安見有外感效嗽而用者尤等藥者而佐以解表之藥補脾中如何容得解表之何以故蓋肺主皮毛惟其虛也故腠理不密風邪易以入之若肺不虛邪何從藥宜立方之盡不通也

而入耶然則竟不必問其何古人所以制參蘇飲中必有參人參本不為補脾而設且桂枝湯中有芍藥甘草解表中兼實脾也芍藥甘草且非補脾而設傷寒諸感證亦非盡用參蘇飲也桂枝湯中有芍藥甘草解表中兼實脾也芍藥甘草且非補脾而設傷寒諸感證亦非盡用參蘇飲也桂枝湯中有芍藥甘草解表中兼實脾也芍藥甘草且非補脾而設傷寒諸感證亦非盡用參蘇飲也

出如邪已在內而補之則補邪矣世有賊未去而堅築牆垣以為後來之邪無自而入矣若專以解表則肺氣益虛腠理益疎外邪乘間而來者何時而已耶煩以人參黃耆甘草以補脾兼桂枝以驅邪此亦非效

品此子謂不治肺而治脾虛則補其母之義也。此句不知此解蓋此乃隔二隔三之治以治藏邪仁齋
直指云肺出氣也腎納氣也肺為氣之主腎為氣之本凡咳嗽暴動引百骸自覺氣從臍下逆奔而上

者此腎虛不能收氣歸元當以地黃丸安腎九主之。此亦當問其母徒從事於肺此虛則補子之義也子補
未如余又有說焉五行之間惟肺腎二藏母盛而子宮受邪且感則何以反受邪何則肺主氣肺有熱則

氣得熱而上蒸不能下生於腎而腎受邪矣。而不生不從何腎既受邪則肺益病此又何也蓋母藏子宮
子隱母胎凡人肺金之氣夜卧則歸藏於腎水之中今因肺愛心火之邪以火來欲下避水中而腎水乾

枯有火。何以腎又有火無可容之地於是復上而病矣若肺自病即是邪病耶若是肺病肺氣歸肺不得病
若邪病則爾必欲肺之邪藏於腎而後為不病乎

吐血論

問吐血多起於咳嗽咳嗽血者肺病也方家多以上嗽藥治肺兼治血而不效何也曰諸書雖分效血嗽
血出於肺咯血唾血出於腎余謂咳嗽咯唾皆出腎蓋腎脉入肺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

胸中故二臟相連病則俱病而其根在腎。齊世而設每語必與為人多病要說皆腎病無肺病諸論病源為
則可下焦之血必由效吐也謂肺病必關於腎則不可與趙氏何思每病非此不治即其所以專指為腎

者不過獨欲用六味八味嗟乎六味八味兩藥方耳不知與趙氏何思每病非此不治即其所以專指為腎
干涉必將此病牽到腎經然後用此二方或斷斷不可與趙氏何思每病非此不治即其所以專指為腎
夫陰陽大極則虛處可假借者於是二方不可須臾離矣故吾謂醫者以真陰真陽大極藥之使與此病毫無

液論云天地定位水位乎中消天地亦有水焉在上為痰在下為水遺書云在下為精今改為水與伏
皮為血從毛竅中出為汗可見痰也水也血也一物也。此又失褚氏之意者褚氏明人身上下皆有水血

之帶痰而出者乃腎水挾相火炎上也。既是一物則指為痰惟六味地黃丸獨補腎水嗽者禁
用無此等則未性不寒涼不損脾胃久服則水升火降而愈又須用人參葶肺嗽者禁
嘗不可用也。使金能生水蓋滋其上原也

喘論

經云。諸喘皆屬於上。又云。諸逆上衝。皆屬於火。故河間叙喘病。在於熱條下。華陀云。肺氣盛為喘。活人書云。氣有餘。則喘後世集證類方。不遇遵此。不而已。獨王海藏辨云。氣盛當作氣衰。有餘當認作不足。肺氣盛與有餘。則清肅下行。豈復為喘。以其火入於肺。炎燦真陰。衰與不足。而為喘焉。或衰二字誤解不得經則虛故凡言盛者皆指邪氣凡言虛者皆指精氣凡盛虛有二種有外感及別藏之氣來而感者有本經之氣血衰少而虛者病乘即如腎有餘本經之氣血結聚而感者有外感及別藏之邪滯伐而虛者有本經之氣血衰少而虛者病乘即如腎有餘本經之氣血結聚而感者有外感及別藏之邪滯伐而虛者有本經之氣血衰少而虛者病乘即如腎有餘

謂火之有餘。水之不足也。此專為要用六味然外來陽之有餘。陰之不足也。凡諸逆衝上之火。皆下焦衝

任相火。出於肝腎者也。故曰。衝逆腎水虛衰。相火偏勝壯火。食氣銷鑠肺金。烏得而不喘焉。內經云。腎者

喘也。喘何嘗不屬腎。舍此明證。反引支離之說。愈無頭腦。但須用六味地黃。加門冬五味。大劑煎飲。以壯

水之主。能下達且氣逆逆升終無愈期矣。則水升火降。而喘自定矣。蓋緣陰水虛。故有火。有火則有痰。

有痰則效。嗽效嗽之甚。則喘病六味一方。豈不孟浪。當與前陰虛相火論參看。

喉咽痛論

喉與咽乃一身之緊關。靈禽也。經曰。足少陰所生病者。口渴舌乾。咽腫上氣。隘乾及痛。素問云。邪客於足少陰之絡。令人咽痛不可納食。又曰。足少陰之絡。循喉嚨。通舌本。凡喉痛者。皆少陰之病。此又亂道靈素

殺專指為腎經之疾。然後可獨用六味。八味。真苦也。但有寒熱虛實之分。少陰之火。如奔馬。逆衝到咽。喉緊鎖處。氣鬱結而不得舒。故或腫或痛也。其證必內熱口乾。面赤痰涎湧上。其尺脈必數而無力。蓋緣腎水虧損。亦有實相火無制而然。須用六味地黃。門冬五味。大劑作湯服之。喉痛之挾風火者。十居八

之百不一生如辛酉壬戌之間咽喉痛者十人而五不但服溫燥之藥者立斃即清涼之藥而少又有色
 加重濁者尚且不救余治以百數皆以辛寒清淡疎散之藥不失一人若依此方無一治者矣
 怒過度元陽虧損無根之火遊行無制客於咽喉者須八味腎氣丸者不立斃乎
 大劑煎湯水令與飲
 使引火歸原庶幾可救此論陰虛咽痛治法如此正褚氏所謂上病療下也人之咽喉如曲突曲突火炎
 若以水自上灌下突暴裂矣如曲突之火已熾矣及惟竈床下以盆水映之上突即熄此上病療下之一
 驗也 有急喉痹者其聲如齶疾如拽鋸此為肺絕之候此乃氣上脫之證宜入類中風條非急喉痹也
 參薑汁豈速宜人參膏用薑汁行瀝放開服如未得膏先煎獨參湯救之服早十全七八次則十全四五
 遲則不救

眼目論

經曰五臟六腑之精皆上注於目而為之精腎藏精故治目者以腎為主明明說為之精則即眼之精矣
 六腑各有精矣若指腎藏精之精即目雖肝之數子母相生腎肝同一治也併肝腎為一總要又有陽

虛不能抗陰者若因飲食失節勞役過度脾胃虛弱下陷於腎肝濁陰不能下降清陽不能上升天明則

日月不明邪害空竅令人耳目不明夫五臟六腑之精皆稟受於脾土而上貫於目此精字乃飲食所化

之精非天一之元精也內經明云五臟六腑之精皆上注於目而為之精又曰目者五臟六腑之精也

赤腫火乘脾也黑水神光被翳火乘肝與脾也赤目貫目火自甚也能治火者一句可了赤一偏之見六

也但子和一味寒涼治火余獨補水以配火亦一句可了若係脾能化至於六淫七情錯雜諸證詳俛仲

腎原機微此書甚好而薛立齋又為之參補深明壯水之主益火之原甚有益於治目者也若係六淫

六味益火之八味何可用哉

口瘡論

口瘡上焦實熱中焦虛寒下焦陰火。何以必定虛寒無脾胃實火者下焦各經傳變所致當分別

而治之如發熱作渴飲冷此實熱也輕則用補中益氣用升熱反重則用六君子湯實熱而手足逆冷肚腹

飲食少思大便不實此中氣虛也亦有邪火用人參理中湯其不礙為危險者亦宜手足逆冷

作痛此中氣虛寒用附子理中湯本證者本有虛寒之證逼火而成瘡也此則不治瘡而釀成此等敗證此也

多端豈寒熱虛實四字所能盡補熱內熱不時而熱此血虛也用八物加丹皮五味麥冬用五熱宜發熱

作渴唾痰小便頻數比腎水虛也用八味丸小作渴亦不盡屬虛寒也且日晡發熱或從少腹起陰虛也用

四物參朮五味麥冬不應用加減八味丸口瘡而日晡發熱則屬陽明矣以下兩方鮮不合且四物湯加

是以人試藥矣。按不應二字出之薛氏醫案極多明病每云某病余投某藥不應又改某藥又應九則加

曰然則非此病矣。又換其藥數十劑而愈如此極多明病每云某病余投某藥不應又改某藥又應九則加

豈無不應之時不及換方而死且再按一方不虛而致死者豈少哉蓋能鑿鑿審為何病猶恐換方而愈

至不能有功況全然相反以藥試之耶醫案倒置庸西遊移恍惚至薛而極後人又奉為模範何愚力之甚

也或問虛寒何以能生口瘡而反用附子理中耶蓋因胃虛穀少則所勝者腎水之氣寒或因他藏或因

本藏上感則下虛上逆而承之反為寒中脾胃衰虛之火被迫炎上作為口瘡經曰歲經不及炎火乃行

復則寒兩暴至陰厥乃格陽反上行民病口瘡是也故用參朮甘草補其土蓋附散其寒既成瘡則火已

降納而惟峻補助則火得所助接引而退舍矣

消渴論

消渴之疾余有一說焉。人之水火得其平氣血得其養。何消之有。其間攝養失宜。水火偏勝。津液枯稿。以

致龍雷之火上炎。熬煎既久。腸胃合消。五臟乾燥。令人四肢瘦削。精神怠倦。故治消之法。無分上中下。先

治腎為急。內經云。心移熱於肺。傳為高消。大腸移熱於胃。善食而瘦。謂之食亦則上中二消。明是心與

大腸之火與腎無干。反盡從腎治。耶况腎火上衝之證。性性不甚渴。即渴亦不能多飲。蓋腎中

之火既上則下焦之陽衰陽衰則陰盛水為陰屬故不能多飲也凡辨陰火實火之法俱視此奈何欲用二方遂不及詳察耶惟六味八味及加減八味丸隨證而服降其心火滋其腎水則渴自止矣或問曰下消無水用六味丸以滋少陰腎水矣又加附子肉桂者何蓋因命門火衰不能蒸腐水穀水穀之氣不能薰蒸上潤乎肺如釜底無薪鍋蓋乾燥故渴至於肺亦無所稟不能四布水精並行五經其所飲之水未經火化直入膀胱正謂飲一升溺一升飲一斗溺一斗此證之證與肺試嘗其味甘而不鹹可知矣故用桂附之辛熱壯其少陰之火竈底加薪枯籠蒸溼槁木得雨又無滋肺試嘗其味甘而不鹹可知矣故用桂附之辛熱壯其少陰之火竈底加薪枯籠蒸溼槁木得雨生意維新惟明者知之昧者鮮不以為迂也昔漢武帝病渴張仲景為處此方仲景是漢獻帝時人與武帝相去二百餘年明明可考乃造出此語何即越氏所談無性非夢而此則又夢之最不經者至聖玄關今有可想八味丸誠良方也瘡疽瘰癧及將痊口渴甚者古黃堅硬者及未患先渴或心煩燥渴小便頻數或白濁陰痿飲食少思肌膚消瘦及腿腫腳軟口齒生瘡服之無不效經云諸痛癢瘡皆屬於火又云水夜渾濁皆屬於熱况經大洩濃血之後陰血大傷作渴煩燥孤陽欲越乃反以辛熱逆水之藥速之死譬何深也

氣虛中滿論

中滿者證與水腫鼓脹無異何故屬之氣虛請得明言之否曰氣虛者腎中之火氣虛也如此該腎中滿者中空似鼓虛滿而非實滿也大畧皆脾腎兩虛所致故治腫者先以脾土為主須補中益氣湯或六君子湯溫補之水未去而補之俾脾土旺則能散精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矣或者

疑謂喘脹水滿而又加純補之劑恐益脹滿必須補藥中加行氣利水之品方妙此說深似得病情終非大方家體治病而講體統無恥已甚蓋肺氣既虛不可復行其氣腎水已衰不可復利其水之驅邪氣正所以衛正水猶

豈并腎精而純補之劑初時似覺不快過時藥力得行漸有條理矣至於補腎以治腫其說難明蓋禹亦利之耶

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若一事疏鑿則失之矣當時禹亦何嘗不濬川鑿河哉據爾云必今人之治腎水

者牽牛大戟粗工之小智正禹之所惡也間有用五苓五皮者以為中正亦轉利轉虛腎氣愈衰而愈不

者牽牛大戟粗工之小智正禹之所惡也間有用五苓五皮者以為中正亦轉利轉虛腎氣愈衰而愈不

者牽牛大戟粗工之小智正禹之所惡也間有用五苓五皮者以為中正亦轉利轉虛腎氣愈衰而愈不

能推送矣。故虛用補腎。經曰腎開竅於二陰。腎氣化則二陰通。二陰閉則胃腹脹。故曰腎者胃之關。關門不利。故水聚而從其類也。可知要利關門不是要補關門也引來却正與爾相左又曰腎主下焦。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可知決瀆濟為勝脫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必待三焦之火化始能出也。味改內經文氣化二字為文化意在八經曰主。三焦病者氣滿水腹光堅。不得小便。溢則水流而為脹。日益曰水留。高惟張仲景製金匱腎氣丸補而不滯。通而不泄。誠治腫之神方。薛立齋屢用屢效。詳載醫案。余依其案。試之甚驗。故詳著焉。世有患此幸無誕之乎。

金匱腎氣丸 白茯苓 附子 牛膝 肉桂 澤瀉 車前子 山藥 山黃 丹皮 熟地

中滿之病。原於腎中之火氣虛不能行水。此方內八味丸為主。以補腎中之火。八味為利水之劑。說見前濕之藥而水為陰類。故以附子溫之。肉桂通之。惟生地黃肉為能滋潤以保腎陰。然初起猶不即用。須驅加通利之後始用之。而效此仲景製方之義也。知腎氣丸為治水之藥。即可知非全補真陽太極之藥。若以此方治盡天下之病。則是舉天下之病皆則三焦有所稟命。浩然之氣寒乎天地。此大帽子腎氣不虛。以治水腫之法治之矣。思之能不笑哉。

而能行水矣。內有附子肉桂辛熱之品。熱則流通。又火能生土。土實而能制水矣。又有牛膝車前二味。最為切當。方見金匱要畧。故名金匱腎氣丸。金匱並無車前牛膝乃彼人所加。亦後人所名也。

六味而病。其證腹大臍腫腰痛。兩足先腫。小水短澀。嗽咳有痰。不得卧。甚至頭面皆腫。或面赤口渴。渴其人飲食知味。大便反燥。醫見形腫氣喘。水證標本之疾。雜用利用之藥而益甚。不知陰虛三焦之火旺。與衝脈之屬火者同逆而上。由是水從火溢。水火不能相合。豈有水反從火溢者。即有之亦宜引火連下。不得用純陰藥也。上積於肺而咳甚。則為喘呼不能卧。散聚於陰絡而為跗腫。隨五臟之虛者入而聚之。為五臟之脹。皆相火泛濫其水而生病也。

五臟之脹。皆屬於火。從無比論。腫脹不用。味固或遇陰虛六味。則無此理也。蓋水勢橫逆得純陰之品。則陰氣益旺。且無辛芳之藥。則水道必真。陰有無。此周旋之德矣。以六味地黃加麥冬五味大劑服之。不足則陰虛一種。則六味仍不可缺。六味有知亦感此周旋之德矣。以六味地黃加麥冬五味大劑服之。不足

出陰虛一種。則六味仍不可缺。六味有知亦感此周旋之德矣。以六味地黃加麥冬五味大劑服之。不足

出陰虛一種。則六味仍不可缺。六味有知亦感此周旋之德矣。以六味地黃加麥冬五味大劑服之。不足

出陰虛一種。則六味仍不可缺。六味有知亦感此周旋之德矣。以六味地黃加麥冬五味大劑服之。不足

出陰虛一種。則六味仍不可缺。六味有知亦感此周旋之德矣。以六味地黃加麥冬五味大劑服之。不足

出陰虛一種。則六味仍不可缺。六味有知亦感此周旋之德矣。以六味地黃加麥冬五味大劑服之。不足

出陰虛一種。則六味仍不可缺。六味有知亦感此周旋之德矣。以六味地黃加麥冬五味大劑服之。不足

出陰虛一種。則六味仍不可缺。六味有知亦感此周旋之德矣。以六味地黃加麥冬五味大劑服之。不足

出陰虛一種。則六味仍不可缺。六味有知亦感此周旋之德矣。以六味地黃加麥冬五味大劑服之。不足

尚欲飲之親試有驗故錄
不殺不休

噎膈論

內經曰三陽結謂之膈。三陽者大腸小腸膀胱也。大腸為三陽腸明為二陽腸言乃增出大腸來蓋誤以

三陽為三結結熱也。大腸主津小腸主液大腸結熱則津涸小腸結熱則液燥膀胱為州都之官津液藏焉膀胱熱結則津液竭然而三陽何以致結熱皆腎之病也。然則內經何以不蓋腎主五液又腎主大小便腎與膀胱為一臟一腑腎水既乾陽火偏盛熬前津液三陽熱結則前後閉澇下既不通必反干上直犯清道上衝吸門喉咽所以噎食不下也何為水飲可入食物難下蓋食入於陰長氣於陽固有時食未下

已長之反引動胃口之火故難入水者陰類也同氣相投故可入。水自然比食易下不必過高其說若胸中有痰飲者則食易下而水反難下矣

口吐白沫者所飲之水沸而上騰也。既同氣相投糞如羊矢者食入者少渣滓消盡腸亦乾小而不寬大也。本傳腸枯王太僕云食入即出是無水也食久反出是無火也無水者壯水之主無火者益火之原也。非因飢

僕只有寒之不寒是無水也數語今改作治翻胃法以麥直須以六味地黃丸料大劑煎飲久服可挽於上六味八味二方我相其作偽之心不如何說秘也。

十中之一二又須絕嗜慾遠房幃薄滋味可也若曰溫胃胃本不寒如何以必若曰補胃胃本不虛此則又爾論病必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若曰開鬱香燥之品開鬱亦不必適以助火局方發揮已有明訓河間何獨此純虛之證反曰不虛耶。

劉氏下以承氣鹹寒損胃津液愈竭無如補陰。此症多痰涎凝閉酸光自滅。當補陰者絕火

夢遺并精滑論

治以腎肝為主經曰陰陽之要陽密乃固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夫所謂陽強者乃肝腎所寄之相火強也所謂陰絕者乃腎中所藏之真陰絕也腎為陰主藏精肝為陽主疎泄惟此處疎泄不係肝也是故腎之陰虛則精不藏肝之陽強則火不秘明是腎中相火偏要說是肝火

每入房之時必火升而火怒耶以不秘之火如臨不藏之精有不夢夢即泄矣醉立齋專用六味地黃以補腎而治夢遺屢效縱有相火水能滋木水升而木火自息矣倘有脾胃不足濕熱下流者以前丸為主前服補中益氣湯以升提之此又怪異之極者濕熱如何提得且既已有濕又屬脾胃亦何可用六味也

論補中益氣湯

補中益氣湯 黃耆 當歸 人參 炙甘草 陳皮 升麻 柴胡 白朮

或問曰古來稱補中益氣湯為萬世無窮之利其義云何曰此發前人所未發繼仲景不河間而立意義深遠也世人一見發熱便以為外感風寒暑濕之邪非發股邪從何出又不能灼見風寒暑濕對證施治乃通用解表之劑雜然並進因致斃者多矣東垣深痛其害創立此方以為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內傷者多外感者間或有之辨在前立此方以治內傷而兼外感者何等平常必云天下竟無外感之病則亂縱道矣此人每舉一方必說此方能治盡天下之病不必更用別方是何等肺腸縱有外邪亦是乘虛而入但補其中益其氣而邪自退不必攻邪將歷古治病之攻則虛者愈虛而危亡隨其後矣何以虛者愈虛倘有外感而內傷不甚者即於本方中酌加證對之藥而外邪自退所謂仁義之師無敵於天下也竟不用兵刃也或問曰余見先生動輒以先天後天立論余效之易中先天後天之圖乾南坤北離東坎西等卦位於醫中甚無可合而先生屢言之不已其義云何曰怪乎子之問也余所謂先天者指一點無形之火氣也以火氣為先天其玄妙如此後天者指有形之體自臟腑及血肉皮膚與夫涕唾津液皆是也既曰先天此時天尚未生何况有乾南坤北八卦對待之圖乎先天在天未生之前卻不知到夢曰然則伏羲此圖何為而設也余曰此非先天之圖乃中天八卦之圖在天未生之前卻不知到境曰然則伏羲此圖何為而設也余曰此非先天之圖乃中天八卦之圖在天未生之前卻不知到者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日出乎東水源乎西亦是怪論風雨在天上山雷在地下人與萬物位乎中予嘗見誰不見邵子排列如此有先天八卦數其當今所用者止一文王後天圖誰用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

致役乎坤。悅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乎艮。以春秋晝夜十二時相配。因以定陰陽。決生死。推而文。地理星相醫卜。無一不以此圖為則。至於先天者。無形可見。前圖何以無形。可見後天圖之有。即易中帝出乎震之帝。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之神是也。此二句。卻是文王後天圖之不合。帝與神。即予先天要論中所稱。

真君真主。本係無形。何以反出在後天圖說內。不得已而強立此名。以為主宰先天之體。以為流行後天之用。東垣先生獨會其宗。而以補中益氣方中。用柴胡升麻者。正以生發先天之氣於脾土之中。先天之氣。前要用六比。要用補中益氣。則云在脾土中。元先天之氣。立於天。尚未生之前。獨升麻柴胡。足以左之右之。真乾坤在手之神技也。真萬世無窮之利。余所以諱諱為言之。若飲

食失節。寒溫不適。脾胃乃傷。喜怒憂思。損耗原氣。脾胃氣衰。原氣不足。而火獨盛。火者陰火也。起於下焦。元氣之賊也。壯火食氣。少火生氣。火與元氣不兩立。必要將火滅盡。元氣方存。豈非胡說。一勝則一負。脾胃氣虛。則下流肝

腎。名曰重強。何以虛則反下流。且流去是何物。內經重強二字。亦不如此。諸經云。脾脈太過。則令人四肢肝腎耶。嘗指下流。陰火得乘其土位。故脾證始得。則氣高而喘。身熱而煩。脈洪大而頭痛。或渴不止。其皮膚不任

風寒而生寒熱。又雜外證。蓋脾胃之氣下流。使穀氣不得升浮。是春生之令不行。皆學古語也。則無陽以護其榮衛。衛即衛身之陽氣也。如遂不任風寒。而生寒熱。此皆脾胃之氣不足所致也。傷寒發熱。拂拂如

羽毛之熱。熱在皮毛。在皮膚為尤劇。如何皆只微熱。內傷者肌體壯熱。捫之烙手。內傷雖熱。總不如外極。右手氣口脈大於左手人迎三倍。此又亂道。脾大三倍。是關安得內傷。即現此脈。格之。脈危證矣。豈內傷乎。其氣口脈急大而數。時一代而瀉。是危脈也。

且脈亦不可必定也。瀉是肺之本脈。代是氣不相接。乃脾胃不足之脈。大是洪大。洪大而數。乃心脈。刑肺急是弦急。乃肝木挾心火。克肺金也。其右關脈屬脾。比五脈獨大而數。數中時顯一代。此不甚勞役。是飲食不時。寒溫所失。必如何以鑿鑿。胃脈損弱。隱而不見。惟內顯脾脈如此。以上語。語不接說。內傷肺又若外

傷。則人迎脈大於氣口也。或問曰。丹溪云。東南之人。陽氣易以升。不可服補中益氣湯。當今以江南之

傷。則人迎脈大於氣口也。或問曰。丹溪云。東南之人。陽氣易以升。不可服補中益氣湯。當今以江南之

人果盡不當服乎。曰：東南指人之臟腑而言之。何不云東南之臟不可服補中益氣湯耶？然則肺其人士盛者必下虛。其腎氣大虛矣。急須填補。北方先天之原氣為要。總而言之。先天後天不得截。然兩分上焦元氣不足者。下陷於腎中也。元氣本不在上焦。即使上焦當取之至陰之下。下焦真陰不足者。飛越於上部也。陰氣如何。馬可不引而歸原耶。引陰歸原。從前聞。是以補中益氣湯與腎氣丸並用。怪法。朝服補陽。暮服補陰。互相培養。

傷飲食論

大凡元氣完固之人。多食不傷。過時不飢。若夫先因本氣不足。致令飲食有傷矣。剋削之藥一用。飲食雖消。但脾既已受傷。而復經此一翻。消化愈虛其虛。自後再復食不化。猶謂前藥已效。藥力欠多。湯丸並進。展轉相害。羸瘦日增。良可悲哉。消化之藥原不。余痛此弊。因申言之。凡太平丸保和丸肥兒丸之類。其名雖美。但不敢用。蓋名之美者。其藥必惡。而天真大造等方。皆傷生之藥。耶。故以美名加之。以欺人耳目。非大方家可用也。古人立此名專為欺人。而設不知古人與後世何仇。欲騙人入其箇。夫有醫術有醫道。術可暫行一時。道可流傳千古。道中無術。術中無道。藥是術。補藥是道。一時之人不。有古方。有今方。有聖方。有俗方。余以為今人不及古人。不敢自立一方。用原不必更立方也。若脾胃惟東垣為聖。選而用之。以調中益氣。補中益氣二方。出入增減。真知其寒物傷也。本方中加熱藥。如薑桂之類。熱物傷也。加黃連之類。真知有肉食傷也。如查數粒。酒食傷也。加葛花一味。隨證調理。二方誠有用處。然謂必此東垣之法。方士之繩墨也。然以寒治熱。而熱不去。以熱治寒。而寒不除。奈何。經曰：寒之不寒。是無水也。熱之不熱。是無火也。壯水之主。益火之源。此東垣之未及也。壯脾胃原不專講寒。熱蓋飲食勞倦。所謂不外因與起逆者。比如有食填太陰。名曰食厥者。上部有脈。下部無脈。不吐則死。此語出難經。謂上都有脈。下都無脈。若有人有吐病。則不死。蓋吐

則氣逆吐所以下部暫時無脉吐定之後氣平而脉自復非謂無脉之人必令其也湧又並非括食厥而言况食厥證又未必下部無脉者向旬皆

如有食積腸腹絞痛手不可按者不得不下食未消化審知其為寒積必用巴豆感應丸何不用八審知其為熱積必用大黃承氣湯何不用六下之不當死生立判慎之哉

偏多者補水配火不必去火水偏多者補火配水不必去水凡人身水火有虛實二種實火者外來之

少而火覺有餘也惟水亦然若陰氣並未虧而外來實火及臟中浮火自旺亦補之譬之天平比重即彼輕

一過重者只補足輕之一邊決不鑿去馬子蓋馬子一定之數今人欲瀉水降火者鑿馬子者據爾亦

一定若一頭物重或曰正當胸隔飽悶之時數日粒米不下陳皮只壳木香烏藥日夜吞咽尚且不通復

可補乎曰此正因初先不知補益擅用發散尅伐太過虛痞之病也經曰下文經語皆是自造無忌憚已

者故下焦虛乏中焦痞滿欲治其虛則中滿愈甚欲消其痞則下焦愈乏極想彼判天下人斷無看內經

中峻補其下少用則邪壅於上多用則峻補於下所謂塞因塞用者也善用者能以人參一兩或七八錢

少加升麻一錢反用升提且二味亦不成方大劑一服即愈此內經之妙用內經何嘗不可不知也

中暑傷暑論

中暑者面垢自汗口燥悶昏不知人背冷手足微冷或吐或瀉或喘或滿是也當是時切勿便與冷水

或臥冷地如行路暈死者即置日中熱地上以小便弱熱上取熱土掩病人臍上急以二氣丹同蘇合

香丸湯調灌下如無二氣丹研蒜水灌之亦可蓋中傷暑毒外陽內陰諸暑藥多用暖劑如大順散之用

薑桂枳葉散之用丁香蒜亦辛熱之物又蒜氣其烈能通諸竅也中暑用熱又是暑中之一證平不

或因暑邪入中汗出太過陽越於外古方仍有用卒熱者然必審其沈寒之脈證全俱方可以一傷暑而

用乃以為暑證盡然則殺人如麻矣此人凡論一病必以此病中之極少者立論真可恨也吳

若頭痛發躁惡熱捫之肌膚大熱必大瀉引飲汗大泄齒燥無氣以動乃為暑傷氣蒼朮白虎主之有暑

濕者蒼朮亦不可用若人元氣不足用前藥不應惟清暑益氣湯或補中益氣湯為富氣未清反用參朮與爾何仇

殺必欲大抵夏月陽氣浮於外爾亦知陽浮何陰氣伏於內若人飲食勞倦內傷中氣或酷暑役勞外傷陽

氣者多患之法當調補元氣為主暑氣未清而補即補暑矣夏月服補而卒而佐以解暑若陰寒之證用

大順散桂附大辛熱之藥比內經言時從證之良法內經何嘗不可不知

清暑益氣湯 黃耆 蒼朮 升麻 人參 陳皮 神曲 白朮 澤瀉 甘草

黃柏 葛根 青皮 當歸 麥冬 白虎湯 石膏 知母 甘草 人參 糯米 此是白虎加人參湯之一厄也

正方白虎湯仲景治傷寒汗後裏熱等證加人參名方一也以稷米改糯米三也以為祇夏月一方而有數誤焉非治暑正方一也以白虎加人參湯指為白虎湯二也

餘有不可用四也其每動必誤如此

濕論 東垣曰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又曰在下者引而竭之聖人之言雖布在方策其不盡者可以意求耳

夫濕淫從外而入裏若用淡參之劑是降之又降及復益其陰而重竭其陽利濕如何是益陰竭則陽氣

愈消精神愈短矣是重強陰陽重表反助其邪之謂也濕而利之故用升陽風藥即痿以羌活獨活柴胡

升麻各一錢用水煎熱服四味風藥亦不成方大法云熱淫所勝助風以平之又做造內經云濕淫所勝平以苦

抑出此怪語是何肺腸又曰下者舉之下者舉之為正氣下陷得陽氣升騰而愈矣又曰客者除之是因

曲而為之直也利水即除之即曲直二字亦糊塗夫聖人之法可以類推是舉一而知百也有脚氣類傷

寒者發熱惡寒必脚脛間腫痛俱從濕治脚氣大段因濕為多有濕熱發黃者當從鬱治凡濕熱之物不

鬱則不黃禁用茵陳五苓散茵陳五苓治濕之正法也凡古人相傳治病正方猶之飢者之食五穀一定

五菜之單食則變通法也若謂古方不可用則猶云凡飢者禁食五穀服者十不一生也嗟乎是尚得為人言哉 凡見用茵陳五苓散者十不一生仲景投過幾人常用 遺濕散方見鬱論 予一日患陰丸一个腫如鴨卵發熱是濕熱證治之不效細思之數日前從定海小船回有濕布風帆在坐下比上岸始覺以意逆之此感寒濕在腎丸也乃用六味地黃加柴胡吳萸肉桂各一錢獨活五分知其為濕仍必用六味又必柴胡此理莫解至服此而病幸愈者蓋一服熱退再服腫消後有患偏墜者此方多效

瘧論

或問曰經云夏於暑傷秋必病瘧前入備雖言之旨殊未暢蓋明示諸曰不發於夏而發於秋此亢則害承乃制子來救母之義內經癘論言之甚詳不容再贅一語偏要扯出六節氣蓋暑令當權君火用事肺位亢害承制之論以欺人又全然不曉其義豈不汗顏蓋暑令當權君火用事肺金必受傷尅火位之下水氣承之腎水為肺之子因母受火傷子來承之如此則瘧乃肺病而寒熱則心腎交戰之病也亂道無理一至於此以制火救母於是水火相戰陰陽交爭大勝則大復小勝則小復此陰陽勝復之常理瘧之所由作也然而有病有不病者蓋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故其人元氣不固者暑邪得以承之所以治瘧以扶元氣為主瘧邪方熾如何扶元且爾所謂扶元必是六味助了腎水發在夏至後處暑前者此三陽受病傷之以滅君火大氣從此大散其人遂終冷不熱奈何奈何發在夏至後處暑前者此三陽受病傷之淺者近而暴也發在處暑後冬至前者此三陰受病陰陽受病之故內經言之甚悉何嘗以時之前後分陰陽傷之重者遠而深之至於陰虛者其寒熱亦與止瘧無異而陰瘧中又有真陰真陽之分先做六味人所不知經曰晝見夜伏夜見晝止按時而發是無水也晝見夜伏夜見晝止倏忽往來時止時作是無火也又假造經文以寒熱者皆非亂道無水者壯水之主以鎮陽光六味湯主之無火者益火之原以消陰翳八味湯主之是治寒豈非亂道熱之藥非但作書者可世患久瘧而不愈者非瘧不可愈乃治之不如法也丹溪云夜發者邪入陰分宜厭即辨者亦可厭矣用血藥引出陽分當歸川芎紅花生地黃柏治之亦未及真陰真陽之至理徧攷諸書瘧論並未露其

意。天下之病盡用六味八味千古只有爾獨得之秘非但治瘧無人能得此意也且余常試有神驗故特表而出焉。

瘧疾論

世有瘧後痢者亦有痢後瘧者夫既為瘧後發洩已盡必無暑熱之毒復為痢疾瘧邪未清中氣復虛邪為險證也此是元氣下陷脾氣不能升舉似痢非痢也非痢將指既為痢後下多則亡血氣又隨痢散從內陷此則暑毒陷入陰陽兩虛陽虛則惡寒陰虛則惡熱故寒熱交戰似瘧非瘧也雖係氣血兩虛既復寒熱交爭則是邪仍虛論則久病轉為瘧病屬可治若不指為瘧竟作陰虛陽向仲景傷寒論中凡陰病轉陽皆易愈之候此乃痢轉為瘧病屬可治若不指為瘧竟作陰虛陽俱作虛論俱用補中益氣加溫補其病自愈細問此書何不曉死期將至亦非補中益氣所能愈也則俱作虛論俱用補中益氣加溫補其病自愈方而千聖之妙訣已傳濟世之良方已盡所以陰虛用六味陽虛用八味足矣讀者亦不必終性只記二與辨因晚村筆力為崇奉而流毒遂無盡故作書者之罪小而表章者之罪大也